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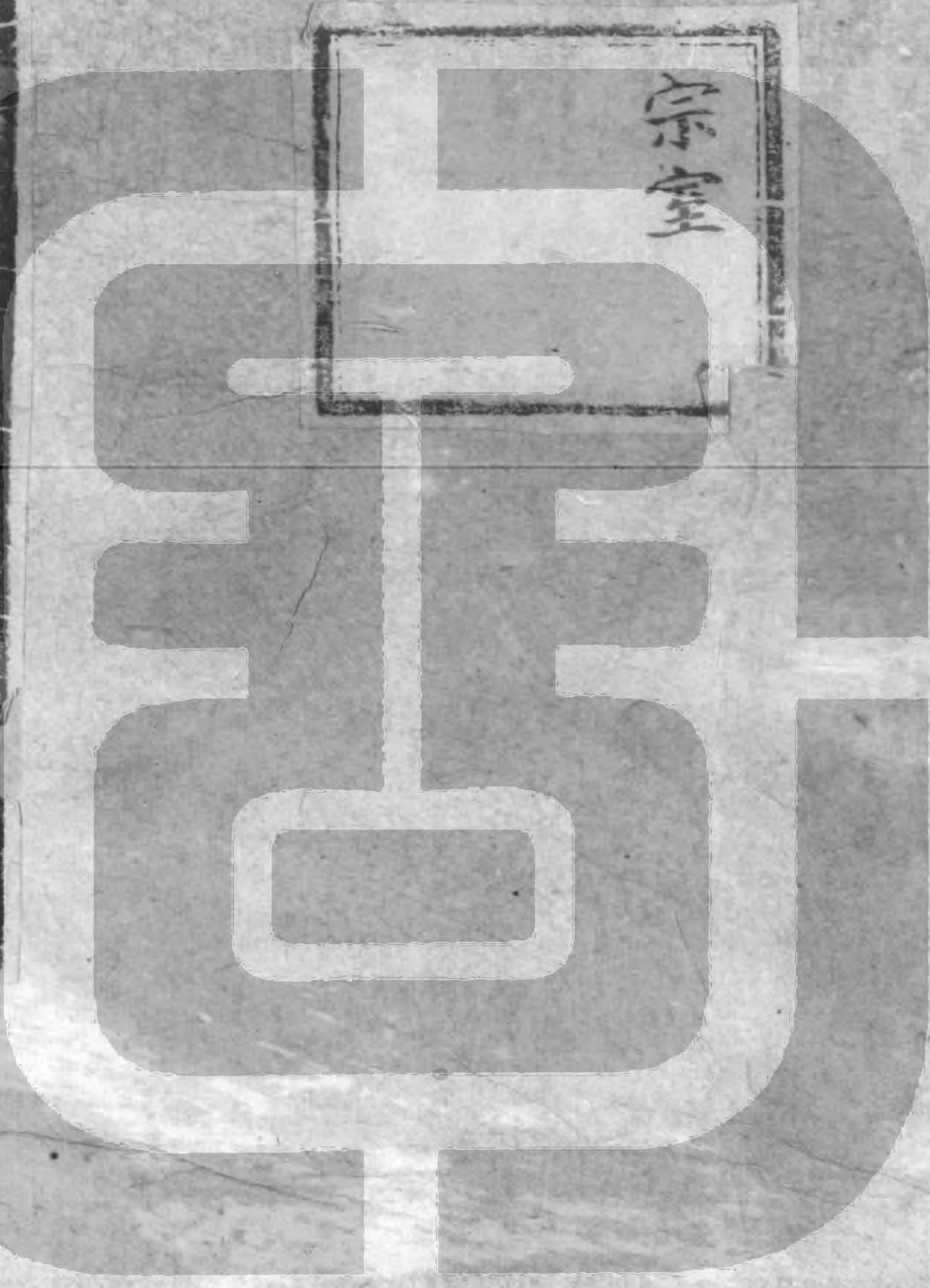
6244  
:35

宗室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七十六

之七十七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七十六

宗室

周襄王時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平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眡邶雍曹滕畢原。鄭鄘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睦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蕞後昧。與頑為黨。奸之大者也。棄德崇奸。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龔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



信之言為罵。狄皆則之。四奸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淪周召。以從諸姦。燕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

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所死焉。佗邑唯命。請之。不使居之。謂之京城。犬封。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避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犬封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犬封。

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主民心。公曰。庶庸將自及。犬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

衛莊公娶于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嬀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嬀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効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漢文帝時。御史大夫晁錯數言。吳過可削。帝不忍。錯曰。高帝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不朝。於古法當誅。帝猶不忍。德至厚。王當改過自新。反益。



驕誘天下七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不削亦反。削之反。禍大。上令列侯公卿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

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竇嬰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買轎車。傳送。竇嬰時為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過。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竇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竇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竇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二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孝遠矣。大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後代乘六乘傳。此不測之淵。雖責育之。

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奈何。竇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王。

景帝時。梁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叔曰。王母以梁事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為魯相。

成帝時。梁王立。淫亂。大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禁之言。春秋為親者諱。詩云。威威兄弟。莫遠具爾。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勅力。傳致難明之事。獨以偏辭成。



臯斷獄。益於治道。汗蟻宗室。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年尚不儉。察國之富。足以厚聘。羞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案事者。延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尋不得轉移萌芽之時。加息勿治上也。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還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効。定失誤之法。而反命於下吏。以廣公族附疏之德。為宗室刷汗亂之耻。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

劉向遷光祿大夫。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疏遠。毋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強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國後嗣也。

東漢明帝時。廣陵王荆有罪。帝以至親悼傷之。詔樊儵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引見宣明殿。帝怒曰。諸卿以我弟。

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鳩兄。經傳大之。臣等以荆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歎息良久。儵益以此知名。

章帝建初六年冬。東平憲王蒼上疏求朝。明年正月。帝許之。蒼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答之。其後諸王入宮。輒以輦迎。至省閣乃下。蒼以受恩過禮。情不自寧。上疏辭曰。臣聞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卑高列序。上下以理。陛下至德廣施。慈愛骨肉。既賜奉朝。請咫尺天儀。而親屈至尊。降禮下臣。每賜讌見。輒興席改容。中官親拜。事過典故。臣惶怖戰慄。誠不自安。每會見。踧踖無所措置。此非所以章示羣下。安臣子也。帝省奏。歎息。愈褒貴焉。

章帝性寬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歲入朝。特加



恩寵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尚書宋意以為人臣有節。不宜踰禮過恩。乃上疏諫曰。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以濟南王康中山王馬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遠離。比年朝見。久留京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即席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賜幣。今康馬幸以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即位。蠲除前過。還所削黜。衍食他縣。男女少長。並受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常為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當早就蕃國。為子孫基址。而室第相望。久樂京邑。婚姻之感。過於本朝。僕馬之衆。充塞城郭。驕侈僭擬。寵祿隆過。今諸國之封。並皆膏腴。風氣平調。道路夷近。朝聘有期。行來不難。宜割情

不忍以義斷恩。發遣康馬各歸蕃國。令羨等速就便時。以塞衆望。帝納之。

章帝時。劉愷以當襲父般爵。讓與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行優假之。愷猶不出。積十餘歲。至和帝永元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曹真達因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竊見居巢侯劉般嗣子愷。表行孝友。謙遜絮清。讓封弟憲。潛身遠迹。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懼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前世扶陽。以常玄成。近有陵陽侯丁鴻。鄱侯鄧彪。並以高行。繫身辭爵。未聞貶削。而皆登三事。今愷景仰前脩。有伯夷之節。宜蒙矜宥。全其先功。以增聖朝尚德之美。和帝納之。

和帝弟渤海王惲。素行險阻。僭傲多不法。北軍中候史弼懼其驕恃。為亂。乃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



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與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孝景皇帝。驕梁孝王。而二弟皆寵。終用悖慢。卒周有播蕩之禍。漢有爰盎之變。竊聞渤海王。懼。德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聚剽輕。不逞之徒。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羣居。皆有口無行。或家之棄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州司不敢彈糾。傳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父子。不忍遏絕。恐遂滋蔓。為害彌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臣得於上。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一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識。勃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路矣。臣職典禁兵。備禦非常。而妄知藩國。干犯至戒。罪不容誅。不勝憤懣。謹冒死以聞。帝以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悞竟坐逆謀。貶為瘞陶王。

獻帝時。劉備上表曰。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于

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又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疾如疢首。曩者董卓造為亂階。自是之後。羣兇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人臣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殪。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密不密。承見陷害。臣揣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殺。皇子鳩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落。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羣寮以為在昔。虞書敷叙九族。庶明勵翼。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太宗。今操惡直醜正。寔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



重罪謗羣僚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冠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誠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愛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獎厲六師。率齊群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且城亭侯印綬。

魏文帝黃初四年。陳思王嘗植徒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疏曰。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罔不可重懼。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遘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忍活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別荆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戶鳩之仁也。舍罪責切者。明君之舉

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能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昔者無復執圭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名。至止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廷。踊躍之懷。瞻望反仄。謹拜表獻詩二篇。其辭曰。於穆顯考。時惟武皇。受命于天。寧濟四方。朱漢所涉。九土披攘。玄化滂流。不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篤生我皇。奕世再聰。武則肅烈。文則時雍。禪炎漢。臨君萬邦。萬邦既化。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藩王國。帝曰爾侯。君茲青土。奄有海濱。方周于魯。車服有輝。旗章有叙。濟濟雋人。我弼我輔。伊予小子。侍寵驕盈。舉挂時綱。動亂國經。作藩作屏。孰是墮傲。我皇使犯我朝儀。國有典刑。我削我絀。將寘于理。元兇是率。明明天子。時篤同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遣彼執憲。哀予小子。改封克邑。于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淫之闕。誰弼子身。兢兢僕夫。于彼冀方。嗟予小子。乃



羅新殃赫赫天子。恩不遺物。冠我玄冕。要我朱紱。朱紱光大。使我榮華。剖符授王。王爵是加。仰齒金匱。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祗承休揚。咨我小子。頑凶是嬰。逝愆陵墓。存愧闕廷。匪敢傲德。寔思是恃。威靈改加。足以沒齒。昊天罔極。性命不圖。常懼顛沛。抱罪黃墟。顛蒙矢石。建旗東嶽。庶立豪釐。微功自贖。充軀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啓其衷。得會京畿。遲奉聖顏。如渴如饑。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又曰。肅承明詔。應會主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肅我征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芒原隰。祁祁士女。經彼公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絃糧。饑不違食。望城不過。而邑匪游。僕夫警策。平路是由。玄駟蕩蕩。切鏢漂沫。流風翼衡。輕雲承蓋。涉澗之濱。緣山之隈。遵彼河澗。黃阪見階。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駢駟倦路。再寢再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所節長驚。指日遄征。前驅舉燧。後乘抗旌。輪不輟運。鸞無廢聲。爰暨之室。稅此西壙。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闕。俯惟闕廷。長懷永慕。直心如醒。帝嘉其辭。義優記卷勉之。

文帝大發士息。及取諸國士。植以近前。諸國士已見發。其道孤雅。獨在者無幾。而復被取。又上書曰。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戮凶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雷霆。喜如時雨。恩不中絕。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授官。必以之所授命。雖有構會之徒。泊然不以為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為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正曰。不然。左右曰。何以明之。王曰。聞章子改葬死母。彼尚不欺死父。願當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巡車載。使少年挽而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已。懼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為汝唱。汝為和聲。和聲



宜之。於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數百里。宿昔而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初受封。策曰。植乎。茲青社。封于東土。以屏翰皇家。為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賁官。驕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况皆復耄耄羅曳乎。而名為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為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不定。必當須辨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襁。子弟懷糧。蹈鋒履刃。以徇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鼯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無人已竭。惟尚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卧在床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息必歔。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疣盲聾聵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

禦寇。粗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惟可使耘鋤。草藥。護鳥雀。休倅人。則一事廢。一日獵。則眾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許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起之下。有若皦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畫然自固。如天如地。定習業者。並復見送。暗若晝晦。悵然失圖。伏以為陛下既爵臣百家之右。居藩國之任。為置鄉士。屋名為宮。冢名為陵。不使其危居獨立。燕異於凡庶。若柏成。欣於野耕。子仲樂於灌園。蓬戶茅牖。原憲之宅也。陋巷簞瓢。顏子之居也。臣生不見效用。常慨然執斯志。焉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釋紱。追柏成子仲之業。營顏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紲於世。雖繫於祿位。懷屑屑之小慮。執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志。逍遙於宇宙。



之外我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惟  
遂仁德以副前恩詔皆遂遷之

明帝大和五年植又求通親親上表曰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燕不覆  
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  
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  
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  
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  
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序  
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蕃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  
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  
親者也伏惟陛下咨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浹枲房恩  
昭九親群臣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

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  
人道絕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亦敢乃望交氣類脩人事叙人倫  
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間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遺基於  
路人隔閼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親之望至於注  
心皇極結情紫闈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退省諸王常  
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  
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  
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  
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枝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  
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游載武弁解朱組佩青綬駢馬奉車遂  
得一蹕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使華蓋入侍輦轂承春聖問拾遺左  
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



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慕義周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耐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為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悅。徒虛語。言者。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迴光。終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福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竊不願於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栢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博懷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吳大帝赤烏中。顧譚拜太常。是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衛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階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覲親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為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疎。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疎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座。帝有怒色。及登辨上下之儀。陳人彘之戒。帝既悅懌。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

晉惠帝時。齊王固拜大司馬。加九錫之命。固沉于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勅三臺。於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矣。翊軍校尉李含奔于長安。詐云。受密詔。使河間王顥誅固。因導以利。謀顥從之。上表曰。王室多故。禍難罔已。大司馬固雖唱義。有興復皇位之功。而定都邑。竟



寧社稷實成都王之勲力也。而固不能固守臣節實協異望。在許昌  
管有東西掖門。官置治書侍御史長史司馬。直立左右。如侍臣之儀。  
京城大清。篡逆誅夷。而率百萬之衆。果繞洛城。阻兵經年。示一朝覲。  
百官拜伏。晏然南面。壞樂官市署。用自增廣。輒取武庫秘杖。嚴列不  
解。故東萊王挺知其逆節。表陳事狀。而見誣陷。加罪黜徙。以拊私黨。  
僭立官屬。幸妻嬖妾。名號比之中宮。沉湎酒色。不恤群黎。董艾放縱。  
無所畏忌。中丞按奏。而取退免。張愔恫恫。擁停詔可。爲旗小豎。維持  
國命。操弄王爵。貨賂公行。群姦聚黨。擅斷殺生。密署腹心。實爲貨謀。  
斥罪忠良。伺窺神器。臣受任蕃衛。方岳見固所行。實懷激憤。即日翊  
軍校尉李含。乘駟密至。宣騰詔旨。臣伏讀感切。五情若灼。春秋之義。  
君親無將。固擁強兵。樹私黨。權官受職。莫非腹心。雖復重責之誅。恐  
不義服。今輒勒兵。精卒十萬。與州征。並協忠義。共會洛陽。驃騎將軍

長沙王。以同奮忠誠。廢固選第。有不順命。軍法從事。成都王。穎明德  
茂親。功高勲重。往歲去就。允合衆望。宜爲宰輔。代固阿衡之任。顯表  
既至。固大懼。

武帝時。齊王收之。就國也。下禮官議。崇錫之物。博士庾勇與博士太  
矧。廣劉暉。繆蔚。郭頤。秦秀。傅珍等。上表諫曰。書稱帝堯克明俊德。以  
親九族。武王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六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元勳  
睦親。顯以殊禮。而魯衛齊晉。大啓土宇。並受分器。所謂惟善所在。親  
疏一也。大晉龍興。隆唐周之遠跡。王室親屬。佐命功臣。咸受爵土。而  
四海乂安。今吳會已平。詔大司馬齊王出統方岳。當遂撫其國家。將  
準古典。以垂永制。昔周之選建明德。以左右王室也。則周公爲太宰。  
康叔爲司寇。胙季爲司空。及召芮畢毛諸國。皆入居公卿大夫之位。  
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也。未聞古典。以三事之重。出之國者。漢



氏諸侯王位尊勢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讚朝政若乃有無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司虛名為隆寵也昔申無宇曰五大不在邊先儒以為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又曰五細不在庭先儒以為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也不在庭不在朝庭為政也又曰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蘇丹在內君其少戒之叔向有言公室將卑其枝葉先落公族公室之本而去之諫所謂茂焉而殺尋斧柯者也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尊居魯衛之常職不賢邪不宜大啓土宇表建東海也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惟周室大壞宣王中興以夷文侵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為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二千聖遺舊章矣

散騎常侍國子祭酒曹志議曰伏聞大司馬齊王當出藩東夏備物盡禮同之二伯今陛下為聖若稷契為賢臣內有魯衛之親外有齊晉之輔坐而守安此萬世之基也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其人也異姓則太公其人也皆身在内五世反葬後雖有五霸代興桓文誦主下有請隧之僭上有九錫之禮終於譎而不正驗於尾大不掉豈與召公之歌乎周詩之詠鷓鴣同日論哉今聖朝創業之始始之不諒後事難工榦植不強枝葉不茂骨鯁不存皮膚不充自羲皇以來豈是一姓之獨也結其心者當有磐石之固夫欲享萬世之利者當與天下議之故天之聰明智人自聰明秦魏欲獨擅其威而財得沒其身周漢能分其利而親疏為之用此自聖主之深慮日月之所照事雖淺當深謀之言雖輕當重思之志備位儒官若言不及禮是志冠竊知忠不言議所不敢志以為當如博士等議



東晉簡文帝時。會稽王。王道子。委任王緒。由是朋黨競扇。友愛道盡。太妃每和解之。而道子不能改。中書郎徐邈以國之至親。惟道子而已。宜在敦睦。從容言於帝曰。昔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實宜深慎。帝納之。

宋少帝時。都督徐羨之等。以廬陵王義真輕詆。不任主社稷。因其與少帝不協。乃密謀廢之。奏曰。臣聞二叔不咸。難結隆周。淮南停紼。禍興盛漢。莫不義以斷恩情。為法屈。二代之事。殷鑒無遠。仁厚之主。行之不疑。故共叔不辭。幾傾鄭國。劉慕容。釁釁廣難深。前事之不忘。後王之成鑒也。按車騎將軍義真。凶忍之性。爰自稚弱。咸陽之酷。醜聲遠播。先朝猶以年在幼穉。冀能改厲。天屬之愛。想聞華心。自聖體不豫。以及大漸。臣庶憂惶。內外屏氣。而縱博酣酒。日夜無輟。肆口縱言。多行無禮。先帝貽厥之謀。圖慮經固。親勅陛下。面詔臣等。若遂不悛。

必加放黜。至言苦厲。猶在紙翰。而自茲迄今。日月增甚。至乃委棄瀟屏。志還京邑。潛懷異圖。希幸非真。轉聚甲卒。徵召車馬。陵墳未乾。情事猶昨。遂竟棄遺。自顧遠成規。整掉浮舟。以示歸志。肆心恣已。無復諮承。聖恩低徊。深垂隱忍。屢遣中使。苦相敦釋。而親對散騎侍郎邢疾。奏廣武將軍茅仲思。縱其悖罵。訕主謗朝。播于遠近。暴於人聽。臣聞原火不撲。蔓草難除。青青不伐。終致尋斧。况憂深患著。社稷慮切。請一遵晉朝。武陵舊典。使顧懷之旨。不墜於武廟。全宥之德。獲申於昵親。仰尋感傷。臨啓悲咽。乃廢義真為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堂邑張約之上疏。諫曰。臣聞仁義之在天下。若中原之有菽。理感之被萬物。故不繫於貴賤。是以考叔反悔。誓於及泉。壺關復寃。魂於湖邑。當斯之時。豈無專卿。輿輔。或以事迫心遠。或以道壅謀屈。何嘗不願聞善於輿。練藥石阿氏哉。臣雖草芥。備充黔首。少不量力。頗高殉義。



之風謂蹈善於朝聞。愈後生於白首。用敢干禁忌。被叙丹惡。伏惟  
高祖武皇帝。誕茲神武。撫運龍興。仰清天步。則齊德有虞。俯廓九州。  
則侔功大夏。故虔順天人。享有萬國。雖靈祚脩長。聖躬弗永。陛下繼  
明紹統。遐邇一心。藩王甚茂。四維寧謐。傾耳康哉之咏。企踵升平之  
風。竊念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  
言。所懷必亮。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驕恣之愆。至於天降風威。實有卓  
然之美。宜在容養。錄善查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剝辱。幽徙  
遠郡。上傷陛下常之篤。下令遠近。恆然失圖。士庶杜口。人為身計。  
臣伏思大宋之興。雖協應符緯。而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  
敦睦以道。使元弟之美。比輝魯衛。龜策告同。胙均七百。豈不善哉。陛  
下富於春秋。慮未重複。忽安危之遠。等肆不忍於一朝。特願留神九  
思。重加詢采。上考前代興亡之由。中存武皇締構之業。下顧蒼生顯

顯之望。時開乞宥。反王都邑。還保傳於舊老。求四友於髦俊。引誘情  
性。導達聰明。凡人在苦。皆能自厲。况王質朗心聰。易加訓範。且中賢  
之人。未能無過。過貴自改。罪願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懿弟。豈  
可以其一眚。長致淪棄哉。謹昧死詣闕。伏地以聞。惟願丹誠。一經天  
聽。退就斧鑕。無愧地下矣。

文帝元嘉六年。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王弘上表曰。臣聞異姓為後  
宗周之明義。親不在外。有國之所先。故魯長滕君。春秋所美。楚出  
疾。前史垂誡。矧乃後親明德。道光一時。述職侯甸。朝政弗及。而以庶  
族庸陋。浮華之臣。起諭先典。居中贊契。豈所以憲章古式。緝熙治道。  
驃騎將軍臣義康。微猷淵邈。明德彌劬。敷政江漢。化被荆南。播紳屬  
情。想樂當務。周旦之寄。未謀同詞。分陝雖重。比此為輕。臣實空聞階  
恩踰越。俯積素餐。仰玷盛化。公私二三。無一而可。昔孫叔未進。優孟



見張展季在下。臧文昭譏。况道隆地昵。義無前禮。臣於古人。無能為役。負乘竊位。萬物謂何。雖曰厚顏。胡寧以處。斯亡之懼。寔疚其心。乞解州錄。以允民望。伏願陛下。遠存至公。近鑑丹款。俯順朝野。改授親賢。豈唯下臣。獲免大戾。凡爾眾隸。孰不慶幸。若天眷罔已。脫復遲回。請出臣表。遠聞外內。朝議輿誦。或有可擇。

元嘉中。彭城王義康未敗。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闕上表曰。蓋聞哲王不逆。切旨之諫。以博聞為道。人臣不忌。殲夷之罰。以盡言為忠。是故周昌極諫。馮唐面折。孝惠所以克固儲嗣。魏尚所以復任雲。彼二臣豈好逆主干時。犯顏違色者哉。又姜益之諫。孝文曰。若道遇死。則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文帝不用。追悔無及。臣竊不自揆。敢抱葵藿傾陽之心。仰慕周易匪躬之里。願言命侶。謹貢丹愚。希垂察納。伏惟陛下。躬

化咸通。三才必理。闢大人之路。開大道之門。搜殊逸于巖穴。招奇英於側陋。窮谷無白駒之倡。喬岳無遺寶之嗟。豈特羅飛翮于垂天。網沈鱗於溟海。况於彭城王義康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哉。一旦黜削。遠送南垂。恩絕于內。形隔於遠。躬離明主。身放聖世。草萊黔首。皆為陛下痛之。臣追惟景平元嘉之釁。幾於危殆。三公託以興廢之實。密懷不臣之計。台輔伺隙於京甸。強楚窺窬於上流。或願逆而陵主。有生之所揣恐。神祇之所忿忌也。賴宗社靈長。廟算流遠。灑滌塵埃。殲馘醜類。氛霧時靖。西門載清。當爾之時。義康豈不預參皇謀。為此休否哉。且陛下舊楚之形勝。非想勿居。遂以驃騎之躡。任以藩夏之重。撫政南郢。綏民過宥。播皇宗之澤。以活幽荒。陛下之潤。被九有。豈直南荆之民。沾渥而已焉。遂召之以宰。又寄之以和味。既居三臺。又牧徐揚。所以幽顯齊歡。人神同下。莫不言陛下授之為得。義康受之



為是也。今如何信疑貌之似。闕兄弟之恩乎。若有迷懼之惑。可責之罪。正可數之以善惡。導之以義方。且廬陵王往事足以知今。此乃陛下前車之殷鑒。後乘之靈龜也。夫曾子之不殺忠臣之為譬。二告而猶織。仁王之令範。故詩云。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又云。兄弟雖鬩。不廢親也。尚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可以親百姓。兄弟矣。可棄乎。臣伏願陛下。上尋往代黜廢之禍。下惟近者讒言之聲。廬陵王既申冤魂於后土。彭城王亦弭疑愆於宋京。豈徒皇代當今之計。蓋乃良史萬代之美也。且諂說難辨。見非易蹟。福始禍先。古人所畏。故愛身之士。自為己計。莫不結舌杜口。孰肯冒忌于主哉。臣以頑味。獨獻微管。所以勤勤懇懇。必訴丹誠者。實恐義康年窮命盡。奄忽于南。遂令陛下有棄主之責。臣雖微賤。竊為陛下羞之。况書言記事。豈能屈典謨而諱哉。脫如臣慮。陛下恨之何益。揚子雲曰。獲福之大。

莫先於和穆。遘禍之深。莫過於內難。每服斯言。以為警戒。矧今親室大事。豈得翰筆默爾而已哉。臣將恐天下風靡。離間是懼。遂令宇內遷觀。民庶革心。欲致康哉。實為難也。陛下徒云惡枝之宜伐。豈悟伐柯之傷樹。乃往古之所悲。當今所宜改也。陛下若蕩以平聽。屏此猜情。垂訊芻蕘之謀。曲察狂瞽之計。一發非意之詔。遠訪博古之士。速召義康。返于京甸。兄弟協和。君臣緝糗。息宇內之讒。絕多言之路。如是則四海之望塞。讓說之道消矣。何必司徒公揚州牧。然後可以安彭城王哉。若臣啓違憲於國為非。請即伏誅。以謝陛下。雖復分形赴鑊。煮體烹屍。始願所甘。豈不幸甚。

太子詹事范曄等謀反。事逮義康。有司上曰。義康昔擅國權。恣心凌上。結朋樹黨。苞納凶邪。重疊彰著。事合明罰。特遣陛下仁愛深至。數惜周親。封社不削。爵寵無貶。四海之心。朝野之議。咸謂皇德雖厚。實



統典刑而義康曾不思此大造之德。自出南服。詭飾情貌。外示知懼。內實不悛。窮好極欲。干請無度。聖慈含弘。每不折舊。務釋屢加恩。嗚呼。而陰敗行李。方啓交通之謀。潛資左右。以要死士之命。時雖伺隙。不忘窺竊。時猶隱忍。罰止僕侍。狂疾之性。永不懲革。兇心遂成。悖謀仍構。遠投群醜。千里相結。再議宗社。重闕鼎祚。賴陛下至誠感神。宋膺方永。最姦事昭。露罪人斯得。周公上聖。不辭同氣之刑。漢文仁明。無隱從兄之惡。况義康豐深二叔。謀過淮南。背親反道。自棄天地。臣等參議。請下有司。削義康王爵。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詔特宥大辟。豫章胡誕。世前吳平。令素憚等謀反。欲奉戴義康。太尉錄尚書江夏王義恭等奏曰。投畀之言。義著雅篇。流殛之教。事在書典。庶人義康。負豐深重。罪不容戮。而仁不忍屢加。遲回宥其大辟。賜遷近甸。斯乃至愛發天。超邈終古。曾不遇愆甘引。而讒言同衆。狼悖徽華。每形辭

色內宣家人。外動民聽。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胡誕世假竊名號。構成凶逆。杜漸除微。古今所務。况禍機驟發。庸可忽乎。臣等參議。宜徙廣州。遠郡放之。邊表庶有防絕。

孝武帝時。南郡王義宣反。帝以義宣亂逆。由於彊盛。至是欲削弱王侯。江夏王義恭希旨。乃上表省錄尚書曰。臣聞天地設位。三極同序。皇王化則。九官咸事。時亮之績。昭於虞典。論道之風。宣於周載。台輔之設。坐調陰陽。元凱之置。起釐百揆。所以樂鍼矢言。侵官是誠。陳平抗辭。匪職罔吞。漢承秦後。庶俗稍改。爵因時變。任與世移。總錄之制。本非舊體。列代相沿。茲仍未革。今皇家中造事。遵前文。宜憲章先代。證文古則。停省條錄。以依昔典。便物競思存。人懷勤壹。則名實靡怨。庸節必紀。臣謬典國。重虛荷崇。後興替宜知。敢不輸盡。上從其議。江夏王義恭常慮為武帝所疑。及海陵王休茂於襄陽為亂。乃上表



曰。古先哲王。莫不廣植周親。以屏帝宇。諸侯受爵。亦願永固邦家。至有管蔡梁燕。致禍周漢。上乖顯授之恩。下亡血食之業。夫善積慶深。宜享長久。而歷代侯王。善乎匹庶。豈異姓皆賢。宗室悉不賢。由生於深宮。不覩稼穡。左右近習。未值田蕪。富貴驕奢。自往而至。聚毛折節。遂乃危禍。漢之諸王。並置傅相。猶不得禁逆。七國連謀。寔由疆域。晉氏列封。正足成永嘉之禍。尾大不掉。終古同疾。不有更張。則其源莫救。日者庶人恃親。殆傾王業。去歲西寇。藉龍。幾敗皇基。不圖襄楚。復生今釁。良以地勝兵勇。積成凶惡。前事之不忘。後事之明兆。陛下大明紹祚。垂法萬葉。臣年衰意塞。無所知解。忝皇族耆長。慙慨內深。思表管見。裨崇萬一。竊謂諸王貴重。不應居邊。至於華州優地。時可暫出。既以有州。不須置府。若位登三事。止乎長史掾屬。若宜鎮御。別美扞城大將。若情樂冲虛。不宜逼以戎事。若捨文如武。尤宜禁塞僚佐。

文學足充。話言遊梁之徒。一皆勿許。文武從鎮。以時休止。妻子室累。不煩自隨。百僚脩詣。宜遵晉令。悉須宣命。齊到備列。賓主之則。衡泌之士。亦無煩于侯貴王。器甲於私。為用蓋寡。自金銀裝刀劍。戰具之服。皆應輸送還本。曲突徙薪。防之有素。庶善者無懼。惡者止姦。

後魏孝明帝時。右光祿大夫元遙上表曰。竊聞聖人所以南面而聽天下。其不可得變革者。則親也。尊也。四世而總服窮。五世而袒免。六世而親屬竭矣。去茲以往。猶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又律云。議親者。非唯當世之屬。親應謂先帝之五世。譜尋新旨。將以廣帝宗。重磐石。先皇所以變茲事條。為此別制者。太和之季。方有意於吳蜀。經始之費。慮深在初。割減之起。費出當時也。且臨淮王提分屬籍之始。高祖賜帛三千匹。所以重分離。樂良王長



命亦賜縑二千匹。所以存慈睦。此皆先朝殷勤克念未得已而然者也。古人有言。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以其輔已者衆。臣誠不欲妄親太階。苟求潤屋。但傷大宗一分。則天子屬籍。未過十數人而已。在漢諸王之子。不限多少。皆列土而封。謂之曰侯。至于魏晉莫不廣胙河山。稱之曰公者。蓋惡其太宗之不國。骨肉之恩。殊矣。臣去皇上。雖是五世之遠。於先帝便是天子之孫。高祖所以國秩祿賦。復給衣食。后族惟給其賦。不與衣食者。欲以別外內。限同異也。今諸廟之感。在心未忘。行道之悲。儵然已及其諸封者。身亡之日。三年服終。然後改奪。今朝廷猶在過密之中。便議此事。實用未安。

後周武帝時。冢宰宇文護既誅。帝召柱國于翼往河東取護子中山公訓。翼曰。冢宰無君陵上。自取誅夷。元惡餘孽宜殄。然皆

陛下骨肉。猶謂疎不間親。陛下不使諸土而使臣異姓。非直物有橫議。愚臣亦所未安。帝然之。乃遣越王盛代翼。

宣帝即位。忌齊王憲。意欲除之。謂司衛上大夫宇文孝伯曰。公能為朕圖齊王。當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頭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之叔父。戚近功高。杜稷重臣。棟梁所寄。陛下若妄加刑戮。微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為不忠之臣。陛下為不孝之子也。齊王既誅。帝謂孝伯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孝伯對曰。臣知齊王忠於杜稷。為羣小媒孽。加之以罪。臣以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唯令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為罪。是所甘心。帝大慙。俛首不語。乃命將出。賜死于家。

唐太宗即位。霍王元軌為壽州刺史。屬高祖崩。去職毀瘞。過禮。自後常服布衣。示有終身之戚。太宗常問侍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對



曰。臣愚暗不能盡知其能。唯吳王幾與臣言。臣未嘗不自失。上曰。卿以為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亦漢之河間乎。至如孝行。乃古之曾閔也。由是寵遇彌厚。因令徵女聘焉。

太子承乾多不修法度。魏王泰尤以才能為太宗所重。特詔泰移居武德殿。魏徵上疏諫曰。魏王既是陛下愛子。陛下須使知定。常保安全。每事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也。今移居此殿。使在東宮之西。海陵昔居時。人以為為不可。雖時移事異。猶恐人之多言。又王之本心。亦不寧息。既能以寵為懼。伏願成人之美。太宗曰。莫不思量。朕甚大錯悞。遂遣泰歸于本第。

太宗謂侍中魏徵曰。自古侯王能自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長富貴。好尚驕逸。多不解親君子。遠小人。故爾。朕所有子弟。欲使見前言行。莫其以為規範。因命徵錄古來帝王子弟成敗事。名為自

諸侯王善惡錄。以賜諸王。其序曰。觀其膺期受命。握圖御宇。咸建懿親。藩屏王室。布在方策。可得而言。自軒分二十五子。舜舉十六族。爰歷周漢。以逮陳隋。分裂山河。大啓磐石者眾矣。保入王家。與時升降。或失其土宇。不祀忽諸。然考其盛衰。察其興滅。切成名立。咸資始封之君。國喪身亡。多逢草昧。見王業之艱阻。知父兄之憂勤。是以在上不驕。夙夜匪懈。或設醴以求賢。或吐食而接士。故甘忠言之逆耳。得百姓之歡心。樹至德於生前。流遺愛於身後。暨乎子孫繼體。多屬隆平。生自深宮之中。長居婦人之手。不以高危為憂懼。豈知稼穡之艱難。昵近小人。踈遠君子。綢繆哲婦。傲孤明德。犯義悖禮。滛荒無度。不遵典憲。僭差越等。恃一顧之權寵。便懷匹嫡之心。矜一事之微勞。遂有無厭之望。棄忠貞之正路。蹈奸宄之迷塗。愼諫遠卜。往而不返。雖



梁孝齊問之勲庸。淮南河東之才俊。摧摩霄之逸翮。成窮轍之涸。鱗棄桓文之大功。就梁董之顯戮。垂為明戒。可不惜乎。皇帝以聖哲之姿。極傾危之運。耀七德以清六合。總萬國而朝百靈。懷柔四荒。親睦九族。念華萼於常。奇維城於宗子。心乎愛矣。靡日不思。爰命下臣。考覽載籍。博志鑒鏡。貽厥孫謀。臣輒竭愚淺。稽諸前訓。凡為藩為翰。有國有家者。其興也必由於積善。其亡也皆在於積惡。故知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然則禍福無門。吉凶由已。惟人所召。豈徒然乎。今錄自古諸王行事得失。分其善惡。各為一篇。名曰諸王善惡錄。欲使見善思齊。足以揚名不朽。聞惡能改。得免乎太過。從善則有譽。改過則無咎。興亡是係。可不勉與。太宗覽而稱善。謂諸王曰。此宜置于座右。用為立身之本。魏王長孫后所生。太子介弟。聰敏絕倫。太宗特所寵異。或言三

已上。皆輕蔑王者。意在譖侍。魏徵等以激上怒。上御齊政殿。引三品已上。坐定。大怒作色。而言曰。我有一言向公等道。徃前天子。即是天子。今時天子。非天子。即是天子。兒耶。我見隋家諸王。達官以下。皆不免被其躡頰。我之兒子。自不許其縱橫。公等所容易過。豈得共相輕蔑。我若縱之。豈不能躡頰公等。玄齡等戰慄。皆拜謝。徵正色諫曰。當今羣臣。心無輕越王者。然在禮。臣子一例。傳稱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諸侯用之為公。即是公。用之為卿。即是卿。若下為公卿。即下士於諸侯也。今三品已上。列為公卿。並天子大臣。陛下所加敬異。縱其小有不是。越王何得輒加折辱。若國家紀綱廢壞。臣所不知。以當今聖明之時。越王豈得如此。且隋高祖不知禮義。寵樹諸王。使行無禮。尋以罪黜。不可為法。亦何足道。太宗聞其言。喜形於色。謂群臣



曰。凡人言語。理到不可不伏。朕之所言。當身私愛。魏徵所道。國家大法。朕向者忿怒。自謂理在不疑。及見魏徵所論。始覺大非道理。為人君言何容易。召玄齡等。而切責之。賜徵絹一千匹。以旌其直言。

魏王師王珪奏。准令三品以上。遇親王於道不下馬。今皆失於儀准。太宗怒曰。爾等並自尊貴。卑下我子。此為非法。我不能行。魏徵諫曰。自古迄今。親王在京師者。班次三公。吏部尚書侍中。中書令並三品也。若此等為王下馬。王又不可安然。訪諸故事。則無可准行之於今。自陳國法。太宗曰。國家所以立太子者。擬朕百年之後。以為君也。然則人之存亡。不在老幼。設無太子。則立嫡孫。若無嫡孫。即立諸子。以此而言。亦須崇敬。比孫於我。亦近乎。徵曰。殷家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已降。立嫡必長。所以絕庶孽之覬覦。塞禍亂之源。為國家者。所宜深慎。陛下向責王珪。乃忿怒肆情。不可以聞於臣庶。太宗怒乃解。

吳王恪奉見太宗。謂房玄齡等曰。朕於兒子。常欲一處。但家國事義。實亦不同。欲令其子孫代代相繼。且又絕其覬覦。朕今供養太上皇。與私不異。以鎮撫四海。不貽太上皇憂。為孝則天子之孝也。魏徵對曰。臣聞孝行有二。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今陛下立身揚名。富有天下。華夷安泰。此實大孝。豈曰進饘粥侍左右之孝也。且以四海之幸。豈比庶人。若與子孫同在一處。非所以保根固本之策。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曰。漢晉以來。諸王皆為樹置。失宜。不預立定分。以至於滅亡。人主孰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諸王承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慮。不惟慮其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樹陳思。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



嗣王從而畏之也。此則武帝之寵陳思通所以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才食大國封尸不少。好衣美食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別加優賜曾無紀極。但語曰。貧不學。儉言不學。奢言自然也。今陛下以大聖創業豈惟愛置見在子弟而已。當頒制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疏奏太宗甚嘉之。賜物百段。

十三年。諫議大夫褚遂良以每日特給魏王泰府料物有逾於皇太子。上疏諫曰。昔聖人制禮。尊嫡卑庶。謂之儲君。道亞霄極。甚尚崇重用物不計。泉貨財帛與三者共之。庶子體卑不得為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而先王必本人情。然後制法。知有國家必有嫡庶。然庶子雖愛不得越嫡子。正禮特頒尊榮。如不能明立定分。遂使當親者踈。當尊者卑。則佞巧之流。承機而動。私恩害公。或至亂國。伏惟陛下功超萬古。道冠百王。發彌施令為世作法。一日萬機。或末盡美。臣職諫諍。無容靜默。伏乞諸君料物。翻少魏王。明野見聞。不以為是。臣聞博曰。父子教以義。方忠孝。恭儉。義方之謂。昔漢黃太后及景帝並不識義方之理。遂聽恣梁孝王封四十餘城。苑方三百里。大宮室。後道彌望。積財銀巨萬計。警出蹕小不得意。發病而死。宣帝亦驕恣。中陽王幾至於敗。賴其輔以退讓之臣。僅乃獲免。且魏王既新出閣。伏願恒存祖訓。妙擇師傅。示其成敗。既教之以節儉。又勸之以文學。惟忠惟孝。因而獎之道。極。齊禮乃為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太宗深納其言。

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各為我言之。尚書右僕射高士廉曰。養百姓。軍急。黃門侍郎劉洎曰。撫四夷。急。中書侍郎岑文本曰。傳稱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義為急。遂良又奏曰。即日四方仰德。不敢為非。但太子諸臣。須有之分。陛下宜為萬代法。以遺子孫。此東宮今日之急。太宗曰。此言是也。朕年將五十。已覺衰怠。既以長子守器。東宮諸弟及庶子數將四十。心常憂慮在此耳。但自古嫡庶無良。何嘗不傾敗國家。公等為朕搜訪賢德。以輔儲宮。爰及諸王。或求正士。且官人事王。不宜歲久。歲久則牙



義情深。非意。願闕多由此作。其府官僚勿令過四考。

貞觀中。皇子年小者多授以都督刺史。遂良又上疏諫曰。昔兩漢以郡國  
理人。除以外分立諸子。割土分疆。雜用周制。皇唐郡縣。粗依秦法。皇子幼  
年。或授刺史。陛下豈不以王之骨肉。鎮扞四方。聖人造制。道高前列。臣愚  
見有小未嘉。何者。刺史師帥人仰以安。得一善人。部內蘇息。遇一不善人。  
合州勞弊。是以人君愛恤百姓。常為擇賢。或稱河潤九里。京師蒙福。或以  
人興詠。生為立祠。漢宣帝云。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乎。如臣愚見。陛下  
子內年齒尚幼。未堪臨人者。請且留京師。教以經學。一則畏天之威。不敢  
犯禁。二則觀見朝儀。自然成立。因此積習。自知為人。審堪臨州。然後遣出。  
臣謹按漢明帝和三年。能友愛子弟。自茲以降。以為準的。封立諸王。雖各  
有土。至尚幼亦者。各留京師。訓以禮法。垂以恩惠。記三帝世。諸王數一百  
人。惟二王稍。自餘皆冲和深粹。惟陛下詳察。太宗嘉納其言。帝又嘗謂

荆王元景。吳王恪。魏王泰等曰。自漢以來。帝弟帝子。受茅土。居榮貴者。多  
眾。惟東平及河間王。家有令名。得保其祿位。如楚王之凌。實亡非一。並為  
生長。言貴好自驕。逸所致。故鑒戒宜熟思之。簡擇賢才。為汝師友。須受其  
諫。爭勿得自尊。我聞以德服物。信非虛說。比嘗夢中見一人去履。我亦不  
覺竦然敬異。豈不為仰其德也。向若夢見桀紂。必應斫之。桀紂雖是天子  
今若相喚作桀紂。人必大怒。顏回閔子騫。郭林宗。黃紉。廖雖是布衣。本若  
相稱。贊道類此。四賢必當大喜。故知人之立身所貴者。惟在德行。何必重  
論榮貴。設等位列藩王。家食實封。更能克脩德行。豈不具美也。且君子小  
人本無常。行善事則為君子。行惡事則為小人。當須自剋勵。使善事日聞。  
勿縱欲肆情。自陷刑戮。又謂房玄齡曰。朕庶觀前代撥亂創業之君。生長  
人間。皆識達情。臨事至於敗亡。逮乎繼世守成之君。生而富貴。不知疾苦。  
動至夷滅。朕少小以來。經營多難。備知天下之事。猶恐有所不達。至於別



王諸弟生自深宮。識不及遠。朕念此哉。朕每一會。便念稼穡之艱。每  
一衣。則思紡績之辛苦。諸弟何能學朕乎。選良佐以為藩弼。庶其習近  
善人。得免於僥過。爾又謂吳王恪曰。父之愛子。人之常情。非待教訓而  
知也。子能忠孝。則善矣。若不遵誨誘。忘棄禮法。必自致刑戮。父雖愛之。  
將如之何。昔漢武既崩。昭帝嗣位。燕王旦素驕縱。譁張不服。霍光遣一  
折簡誅之。則身死國除。夫為臣子。不得不慎。太宗又謂尚書左僕射房  
玄齡曰。古來帝王。生於深宮。及至成人。無不驕逸。是以傾覆相踵。少能  
自濟。我今嚴教子弟。欲皆得全。王珪我久驅使。甚知剛直。志存忠孝。選  
為子師。卿宜語奉。每對王珪。如見我面。宜加尊敬。不得懈怠。珪亦以師  
道自處。時議善之也。

太宗嘗以光祿大夫陳州達為禮部尚書。自謂曰。武德中。公嘗進直言於  
太上皇。明朕有克己之功。不可黜退。去朕性本剛烈。若有抑撻。忍不勝憂。

憤以致疾。斃之。危。賞公忠。嘗有此遷授。州達對曰。臣以隋氏父子自相  
誅戮。以至滅亡。豈敢自視覆車。不改前轍。臣所以竭誠進諫。太宗曰。朕知  
公非獨為朕一人。寧以為社稷之計。蕭瑀為尚書左僕射。嘗曰。宴集。太宗謂  
房玄齡曰。武德六年。已後。太上皇有廢立之心。我當此日。不為兄弟所容。  
實有功高不賞之懼。蕭瑀不可以厚利誘之。不可以刑戮懼之。真社稷巨  
也。乃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瑀拜謝曰。臣持蒙誠訓。許臣以  
忠諫。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中宗神龍中。吳兢上右補闕劄。太子薨。姦臣誣構。安國相王與諤。朝延  
大恐。兢上言。文明。皇運不殊。如帶。陛下龍興。恩被骨肉。相王與陛下同  
氣。親莫加焉。今賊口日夜陰謀。必欲寘之極法。相王仁孝。遭荼毒。哀毀以  
墜。下為命。而自託於手足。若信邪佞。委之於法。傷陛下之恩。夫天下望。莫  
刈股肱。獨任膏臆。可為寒心。自昔翦伐宗支。委任異姓。未有不亡者。秦任



趙高漢任王莽。晉宗自相魚肉。隋室猜忌子弟。漢內廢沛。駿之實事。安西重跡。且根朽者葉。源涸者流竭。子弟國之根源。可使枯竭。武皇家枝。楚夏芟略。盡陛下即位四年。一子弄兵被誅。一子以罪謫去。惟相王朝夕左右。幸稟之刺。蒼蠅之詩。不可不察。伏願陛下全常之恩。慰同極之心。天下幸甚。肅宗上元初。帝親臨翔鸞閣。時赤縣與太常音技分東西。朋帝詔雍王賢主東。周王顯主西。日以角勝。中書侍郎郝慶俊曰。禮所以示童子無難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二王春秋少。意操未定。乃分朋造黨。使相誣。彼佻兒。優子言辭無度。負勝相譏。請非所以導仁義。示雍和也。帝遽止。歎曰。蒙俊遠識。非衆臣所可及。遂遣中書令兼太子賓客檢校兵部尚書。

宋仁宗天聖五年。石司諫劉隨上奏曰。臣聞宗子維城。用期。石之用。異姓焉。後通茂本文之榮。宗周則並建懿親。炎漢乃分王善地。有唐則四廟重親賢。嗣王和子。推恩甚衆。皆所以強大

宗室。為策久長。豈比夫秦懷封建之疑。幸無子弟之援也。伏自皇家御極。但推至公。尊禮勲臣。謙抑宗族。親王之子。不封郡王。親王既沒。不立嗣王。闕典未行。屬在繼聖。今者臣僚遷擢。多至尊官。皇族絲聯。未登顯位。雖天地之道。義在無私。而東平之賢。互推異數。臣伏觀每遇聖節。宴於錫慶院。見皇親數人坐於駟馬都尉之下。進退俯仰。同於庶僚。此使在廷。顧指不及。非所以壯觀。洪業威示遠人之道也。方今兩宮明聖。四海會同。此朝歡盟人。使交午。爵秩班序。恐須商量。庶使銀潢分派。將瀉血以異流。天枝擢秀。與檇標而殊等。臣職當言事。難避僭踰。親睦之恩。允資聖斷。

慶曆四年。樞密使富弼奏議曰。臣觀三代已後。興王者。今日得天下。明日封建宗室。至于襁褓之子。亦皆為侯為王。分割土地。



自成邦國。所以分布枝葉。庶廢根本。張大王室。壯觀天下。使英  
豪無間辭。無異意。謂四海之內。盡是一姓。雖有凶謀變計。不敢  
妄動。此前世帝王制御天下長久之策也。布在簡牘。驗之可信。  
今則埋沒抑壓。僅同養養。縱其非僻。殊不教訓。雖有說書之官。  
又實虛設。是盡欲愚之。而不令知善道。為善人。甚非帝王養宗  
室之義也。至於臣庶之家。有子孫弟姪者。無不孜孜誨誘。使之  
成器。蓋持門戶。主祭祀。若子孫不肖。則家道淪沒。又有擔負之  
夫。微乎微者。日求升合之粟。以活妻兒。尚每日那一二錢。令厥  
子入市學。謂之學課。亦欲厥子讀書識字。有所進益。而嗣其家。  
國家富有天下。基業全盛。實祖宗艱難而致。所宜子子孫孫相  
承不絕。為萬世之計。豈可宗室滿官。而陛下都不教導。任為過  
惡。俾外夷輕笑。是陛下自去枝葉。而取孤根。易搖之患。臣竊憂之。臣

又伏思陛下任李用和為殿前副指揮。任曹瑋為馬軍副都指揮。  
使。是任親也。用和與瑋誠親矣。然皆異姓。異姓者尚可信之。則宗室  
同姓與陛下是骨肉之親。反不可信之哉。陛下不過謂宗室無人。臣  
謂今則誠未見其人。教之試之。當自有人矣。今唯朝會時。群行旅進  
青蓋滿道。士大夫見者。方知有宗室。但出得都城四門之外。已不知  
宗室之有無。况天下乎。况四夷乎。上古直至周世宗。其間所歷。何嘗  
萬代。而宗室不教。不試。不用微弱之人。未有如本朝之甚之極者也。  
宜乎為識者之所憂。而此虜之所輕也。且如此虜有南大王蕭孝穆。  
北大王蕭孝惠。魯王楊隱。楚王夷離畢。是其近親者。甚矣。臣前歲奉  
使。盡與之接。又詢其國人。未必實皆才武。而中原聞之。莫不疑其人  
人皆良將也。其故何哉。蓋聞其外。而務其有實爾。今朝廷若能崇植  
宗室。使聲名漸著。聞於北虜。亦謂南朝宗室有人。根本牢固。



矣欲謀則息欲動則止古者有以實效濟務者亦有虛聲懾敵者其尤重先聲而後實况臣之所說必然聲實相副願陛下行之無疑弼又上奏曰臣近上河北事宜以匈奴強盛朝廷為藩屏之固慮為夷狄所輕乞陛下親擇宗室中堪任外處差遣者充近京千里內知州鈐轄及畿甸知州縣以壯觀王宗議下兩府至今未上必謂體大無例難以施行此議事干皇親必涉議論然苟利於國安可避免臣前奏或未决行欲望且令幹當在京諸司如皇城司軍頭引見在京百司省中衙司群牧司儀鸞司翰林司御厨庫院府界提點之類使之稍接人事亦教育之階也俟其間見得才效有可外補者然後用臣前議漸次差出

至和元年知諫院范鎮上奏曰臣伏見方今宗子眾多睦親廣親二宅狹隘居處不便又皆賦以重祿別無職業使展其效祖宗後裔豈無賢才而一槩廢而不用深可惜也臣欲乞族屬稍疎者以次補外使無廢才以副陛下睦親之意如乞臣所乞其八官資序及諸約束乞委大臣裁酌施行

二年侍御史趙抃論宗室濫賞疏曰臣等伏觀近日皇親非次建節移鎮遷官增祿幾二十人道途喧傳不測恩命之所自出臣愚欲望陛下稽考祖宗故事杜絕僥倖之路特賜聖旨裁損無令外議有宗室濫賞之名亦詩所謂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議也

殿中侍御史馬遵上奏曰臣伏觀近日宗室中屢有除授已是頻頻復聞更有振擥體例希望恩澤者上干宸聽相繼未已國家秩叙親族至於爵秩祿廩皆因祖宗舊制循守施行垂之經久不宜過有假以墮後法伏乞聖斷詳察特賜旨揮

嘉祐七年知諫院司馬光乞召皇姪就職奏曰臣伏見陛下以皇姪



宗實知宗正寺。宗實辭讓多日。不肯就職。陛下兩次遣使者召。令受勅。中外之人。無不欣悅。以為非陛下睿智聰明。深謀遠慮。斷自聖志。確然不惑。何以及此。夫王者以大庇生民為仁。安固基業為孝。仁孝之道。莫大於此。今陛下舉而兩有之。天下聞之。安得不喜。又爵祿者人之所貪。往往校量絲毫。爭訟不顧廉恥。今宗實特受陛下簡拔。恩寵殊異。而以榮為懼。辭讓懇切。首尾十月。尚未受詔。其智識操行。必賢於人。蓋足彰陛下知人之明。此天下所以尤喜也。然陛下之於宗實。屬則父也。尊則君也。在禮。父召無諾。唯而起。君命召。不俟駕。今陛下兩遣使者召之。宗實雖不受恩命。亦當入見。面自陳述。豈可在家堅卧不起。臣愚伏願陛下更遣近上內臣。往傳聖意。責以禮法。彼宜不敢不來。來則陛下面加教諭。使知聖心懇惻。發於至誠。彼宜不敢不受。如此。則陛下仁孝之德。純粹光大。本末如一。無以復加。不僊故也。

此皆陛下即今所行。而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欲陛下守之益堅。行之不倦故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七十六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七十七

宗室

宋仁宗時張方平上論曰臣聞昔在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而後平章百姓協和萬邦三代之王莫不封建宗子以為藩衛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其敦叙世族之義則有飲食之禮親睦伯仲之國則有服膺之賜及其衰也幽王不能燕樂同姓骨肉相怨而頰斧角弓之刺興焉平王棄其九族而葛藟之譏起焉然維城毗輔翼獎王室故有周之享國逾八百年及乎孤秦郡縣天下專自封大不復建侯子弟單微勢同匹庶及山東寇起才立無救四方瓦解遂至顛覆二漢之制屏翰支子入參宿衛宗室賢者預聞朝政親踈雜用輕重相權故基祚搖而更安國命絕而復續魏氏簡薄兄弟隔遠族人制諸藩王不許朝覲文如鄆城武若任國關防禁固才不試展而乃



忍死待賊。託孤寄命。本報淺弱。龜鼎速遷。司馬氏近鑒當塗。謀安後世。配兵諸子。分據要地。永嘉之後。禍變九作。自相屠刈。逼殺血仇。雖石嘯亂。區域大擾。羗胡紛起。王制剝盡。猶賴藩戚。撫臨方面。故大命重集于江左焉。中興之後。敦峻干誅。皆自上流。盛逼京邑。故自晉世逮于宋齊。險害都會。必命王室子孫鎮督之。于後劉蕭二明昏迷。悖亂。忌同好異。縱其尋斧。枝幹都盡。枯枿兀然。股肱悉除。但存曾頌。陰惡之人。以為利。姦雄之臣。以為福。故使齊梁坐移神器。嗚呼滅天理。反人道。汙禮義。傷風教。凶德之大。其惟內自誅夷者乎。近者唐氏創業。亦多宗室立功。中世已還。多難之際。斧誠往討。嵩廓謨謀。言勳是旂。流於史牒者。同姓近屬。實於有後。臣聞教莫大於親親。道莫大於立愛。故傳稱六逆。其一曰踈間親。夫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伏惟我國家德厚流光。慶基憑固。天實保定。長發其祥。韓薛杖華。和樂而且孺。振振公姓。皆信厚而有積。宜乎德教自家。而刑國孝悌。達于四方者矣。至于爵德官才。教勸長善之道。臣猶竊憮疑。若有未盡至者。採其大要。敢僭論焉。

方平又論曰。臣聞周之五等分土。繼世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無嫡選庶。兄亡弟及。故子孫傳祚。與王家始終。其支子為群公子。公子之子為公孫。逮乎世代已遠。服屬且踈。則名以其祖之所居官。或封邑。或字。或謚。因以為教。以綴親別。本而各仕其國。為卿大夫士焉。漢之封爵。皇子則王。王子則侯。王侯世及。無嫡則絕。後武帝復使諸王得推恩。封子弟為列侯。而王國之嗣。無不侯矣。其宗室同姓肺腑之親。入居卿相。出為牧守。中外迺慶。惟才是用。故諸劉繫衍。彌漫乎天下。曹氏裁制藩戚。最為無道。至于隔其兄弟。吉凶之間。禁其婚媾。慶吊之禮。上不得預朝覲。下不得交人事。離恩絕義。斷棄天



常能者被拘才者不試。故曹植自比園宰之養物。求一效死之地。而不得。氣類乘蹊。公族翦弱。故司馬氏乘間而起。如襲虛邑。焉。南北之際。晉宋之事。尹正王府。督領藩鎮兵戍之地。險要之都。必命宗族分居。岳牧。爰及隋唐。未之替也。我國家祥符之前。皇親尚出臨郡。後絕外授。初無他釁。且天下一統。承平治寧。藩郡之勢。制如臂指。不比江左。隋唐都督。節察。輒千里百城。事權之大也。又何忌焉。蓋以其驕貴。放恣。鮮遵軌度。罔自抑畏。不知小人之依。故朝廷推示大分。為百姓計。上全親親之義。下為元元之福。爾且國家基圖安固。源流深長。古者族食。世降一等。親必有盡。屬必益遠。及本支百世。衍大蕃昌。有藝文如向歆。材畧如臯勉。又可以勿用乎哉。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大夫有二宗。士有隸子弟。上下尊卑。莫不用其宗戚。以自佐佑。春秋秦伯之弟鍼。出奔晉。樂其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至使出仕于

晉。故謂之出奔。方今天下之大。郡國之廣。百官眾職。文武參布。宗室子弟。豈無智可以效一官。才可以帥一校者歟。彼夫執事內外之臣。統理軍民之長。規約條教。又豈生而知之。蓋習之則至矣。臣愚以謂諸皇宗天戚。有能修整端良者。宜稍試其材。出領郡職。入參環衛。異同並進。親疎雜用。輕重相制。等級相權。唐之諸王。率為州郡。別駕。漢之藩國。眾務由於內史。誠約漢唐之制。漸用而敘進之。選量上下。律之以法。宜其才用能否。志行僻正。可得而著見矣。則又察其謹良。莊慎者。以備王室爪牙焉。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兄弟。誠使盤維之固。豈非廟社之休乎。

方平又論曰。臣聞昔在帝舜。命后夔典樂。教胄子。夏有東西之序。商建左右之學。周則有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樂師治國學之政。自王及群后之子。皆訓以四術三行之事。又庶子之正於公族者。亦教以孝



弟睦友子愛之道。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  
倫。衆鄉方矣。自秦燔滅先王之道。而教其子以申高刑名之言。不復  
有庠序之事。漢雖開設學校。選置師儒。而國子遂廢齒學之禮。今諸  
宮院講說教授之官。實古師友之地。且天枝帝胄。習見貴驕。生於深  
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甫出就傅。性習之始。朝廷當為慎擇道德之  
老。經術之儒。在介堅質之人。純重規矩之士。俾正言日入於其耳。善  
道薰襲於其心。使知恭儉之為令名。嚴畏之為吉德。獎勵之以樂善  
則有榮賞。福祥之事。誠懼之以趨惡。則有刑罪。禍敗之言。善惡之端  
實由師友。今乃便自薦請。即為除授。凡選人充職。一歲乃得改官。至  
有高貶初仕。輕薄少年。率僥倖以自媒。為進宦之捷徑。以備優弄之  
具。曾何誨導之為。夫食荼蓼者。不知薺甘。居羸博者。必為齊言。紺緹  
隨染。薰蕕易器。况人抱血氣剛柔之性。函欲惡荒佚之情。書曰。位不  
期驕。祿不期侈。以言富貴不與驕侈相期。勢必自至者也。而不節之  
以德義。輔之以正人。欲其不入於邪。動克由禮。其可得乎。周公曰。孺  
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言方幼孺。當慎所與。朋輩者也。子曰。損者三  
友。友便僻。友善柔。友便佞。損矣。臣伏見進建睦親之官。制度周六前  
洪宸極。後固國基。夫漢立諸侯之邸。纔備乎朝宿。唐建諸王之院。專  
寵乎近親。未有能糾合宗族。均恩等義。如今之美者也。其設司分局  
網維備矣。至于教育勸勵之道。臣敢獻愚焉。其諸院講說教授之官。  
臣謂宜擇其問精博。志行端修之士。定其負數。中開廣堂。為之學  
館。凡宮族子弟。尊卑咸會。而以齒叙焉。晨以談經。晝以學文。學官分  
掌之。而命耆德近臣一人總攝焉。其勤於肄業。恭懿莊儉。學藝特優  
者。使之上聞。遷其秩祿。加之賜賚。以旌之。則其不率教者。不特罰而  
憤懣知勸矣。錙如冠珮。雖居象魏之間。泮然頌聲。如在洙泗之上。不



亦美哉。故為國以禮勸人。以行。王化之大者。貴游公卿之子弟。州鄉庠塾之士人。莫不上靡德音。下修志業。四方風動。其教不肅而成矣。振振公族。咸如麟趾之時。絲絲葛藟。更茂本根之庇。可為德化之徵。邦家之光也。

英宗治平二年。侍御史趙瞻上奏曰。臣伏聞別嫌明微者。禮之大經。並后匹嫡者。事之深戒。商周庶子。外為藩屏。漢魏諸王。出就封國。此所以尊儲貳之定分。著宗室之大法。不使寵愛之私。窺圖之計。得以萌心也。竊見皇子三位。興造大備。歲荒夏疫。作已為譏。况官制院名。居非其所。雖人子性行自隆。友悌而國家禮法。實示降差。並列東宮。恐乖古典。昔唐太宗移太子承乾之第。魏王泰居于武德殿。魏文正諫之。以為太逼東宮。太宗遽然省悟。遣還外第。然以一存此意。終致後患。故爭常起於所軋。而禍常生於所忽。歷觀前代聖君賢父。率亦不能盡斯亂原。惟陛下精察熟慮。便安其所。下此議于儒臣。俾援証于典禮。庶乎朝廷陵僭之疑。一定而於骨肉孝悌之意。愈深焉。至如官邸之制。過嚴則侈心生。工徒之役。違時則乖氣應。因茲垂郵一切。漸罷實為天下之幸。

英宗時。殿中侍御史傅堯俞上奏曰。臣伏聞以疏而謀親者。患蔽於慈愛。緣始而圖遠者。言近乎迂闊。惟推心於大公。則愛不能惑。鑒古而深念。則迂有可察。臣所以自忘其身。疏而長慮於事始者也。然詞畧則在理。難悉語深則於事非便。輒陳梗槩。惟陛下下思之。臣獨念古先哲王。總擊天下。其臨斷萬務。則罔或不周。及於父子之間。鮮克無悔。豈非愛牽於內。而義不勝情者哉。伏見皇第二子。開國東陽侯。與穎王相去纔一階耳。起居出入。事頗均齊。雖出閣封王。具存故事。又其天資信厚。又多聖訓。友于雍睦。固異於人。臣猶恐異時年各長成。



左右使令。迭生毀譽。歲月浸久。或有可念。夫有始卒。蓋聖人難之。陛下學通古今。當為萬世垂法。臣謂宜及顛等幼少。便為節制。待顯以下恩意。禮秩常與。顯王差遠。使有限隔。無可陵之勢。則社稷無疆之福。昔者誕告外廷。臣不敢遽獻愚瞽。今輒復陳露者。望陛下默留聖意。

堯俞又奏曰。臣伏聞應天以實而懷人以德。故天不必牲。王之日告人。不必金幣之戶。及是以昔者聖帝明王之有天下也。必本誠意。推仁術以感會天人之心。然後身享無窮之休。而地有不授之固。臣實愚賤。輒昧死有言。陛下寬其妄狂。憐其悃悃。則不勝幸甚。恭惟大行皇帝舉天下而田之。陛下顧念恩德。豈有既乎。其所以累陛下者。獨數女耳。今大行梓宮在殯。越國公主出居外邸。撫存恩澤。未有隆厚。雜還之事。聞於人者。陛下發百赦書。大行慶賀。呈婚李瑋例。移別

鎮實恐議者以為歉然。伏料陛下以因山有期。尚未達服。然尾鴻之澤。漸霑皇族。此臣所以妄狂以進其悃悃者也。望陛下念先帝素意所向之深者。務為周旋。願遇內盡陛下懇懇之懷。飾以恩意。寵光外副。海內顛顛之望。則天必降監。願誤盡慶雲景星。不足以為陛下之福。人必悲傷感歎。極照膚骨髓。不足以藏陛下之仁。臣非附下罔上者。不敢與李瑋為地。直舉一端。冀陛下易察耳。乞毋出臣章。惟陛下留神采擇。

翰林學士王珪等奏。今日某日。中書批送到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同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韓琦等伏奏。伏乞出於天性之謂親。緣於人情之謂禮。雖以義制事。因時適宜。而親必主於恩。禮不忘其本。此古今不易之常道也。伏惟皇帝陛下。奮乾之健。乘離之明。擁天地神靈之休。荷宗廟社稷之重。即位以來。仁施澤浹。九族



既睦萬國交歡而漢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陛下受命先帝躬承聖統顧以大義後其私恩慎之重之事不輕發臣等忝備宰輔實開國論謂考古約禮因宜稱情使有隆恩而廣愛庶幾上以彰孝治下以厚民風臣等伏請下有司議漢安懿王及韓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游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詳覈其宮以時施行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治平元年五月二十八日進呈奉聖旨候過仁宗皇帝大祥別取旨治平二年四月九日再進呈奉聖旨送太常禮院與兩制待制已上同共詳定聞奏臣等謹案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為所後者祖父母妻妾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者言皆如親子也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又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為人後者降其昆弟

也。以此觀之。為人後者謂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能專壹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况前代入繼者。多官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先有天下。漢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願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哀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淺。不達古今。竊以為今日所以宗奉漢安懿王典禮。一依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韓國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游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為宜。謹議。



殿中侍御史范純仁論濮王稱親未當狀曰。臣伏聞手詔節文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固已見陛下守義徇公。慎重之至也。然稱親之禮。殊未為安。羣口紛紛。不勝嗟憤。臣等竊議皇太后手書稱親之意。蓋用漢宣故事。欲行於今。乃與中書門下元建皇考之議大體相依。此不免為兩統二父之失。所以議者喧然。皆謂皇后手書。非出慈壽之本意。皆建議之臣眩惑交構。成就其謀。欲自掩其惡。而杜塞言者之口也。臣觀陛下繼明之始。與漢宣故事不同。宣帝之時。尚為有司所奏。為人後者為之子。請謹視孝昭所為。未有却令大宗正統之母。追稱小宗所生為親也。錯亂禮法。失其本意。若欲以濮王為親。則裏國已降。自當為母。於皇太后豈得安哉。恭惟陛下親受仁宗詔。而為之子。故先帝遺詔。誣告萬方。謂陛下為皇子。即皇帝位。四夷諸夏。莫不共聞。今乃復稱濮王為親。則先帝治命之詔。不

行。而陛下繼體之義不一。况太后與政府大臣。並受先帝顧託。言猶在耳。永昭陵土未乾。止因一二近臣之謀。遂忘而弗顧。陷兩宮於有過之地。使四方夷狄。惑先帝之遺詔。疑陛下之過舉。移謳歌欣戴之心。為忠憤不正之氣。可不痛哉。萬一點虜姦民。有以先帝遺詔為問。則執政之臣。其將何辭以對。然則稱親之禮。豈宜輕用。臣等待罪于家。屢蒙詔旨。促令供職。而踧踖未敢承命者。以此之故也。若必使臣等就職。則當合班廷爭。以救朝廷之失。雖陛下容納直言。為天下所聞。而臣等不能早悟。明主之罪。益深益重矣。豈可復居言路。預耳目之臣哉。臣等之心。有死無二。伏惟陛下留神聽納。天下幸甚。純仁又乞定濮安懿王稱號狀曰。臣近到闕下。伏聞兩制等。已依典禮議定。濮安懿王稱號封爵。却因政府議論不同。且令權豪中外人心。疑惑未已。伏緣陛下昨受仁宗詔命。親許為仁宗之子。至於遷官



封爵悉用皇子故事。問安侍膳孝德已彰。以至纂承大統。天下以陛下為仁宗之子。故億兆欣戴。一無間言。子子孫孫長享天命。此則與前代出繼之主事體不同。故於本宗難加殊禮。况濮王自有封國。繼嗣蕃昌。今若改封大邦。世世傳襲。夫輔帝室。永垂鴻名。則於濮王之尊。不為不盛。於陛下之報。不為不深。伏望聖慈。斷以大公特降詔旨。恭依兩制所議。如此。則上合天心。下服民望。杜謠說希合之言。為萬世不易之法。

純仁又上狀曰。臣近曾上殿。進劄子言乞依兩制議定濮王封爵稱號事。早降詔旨。及面有奏陳。皆蒙聖意開納。至今已踰旬日。未蒙別降指揮。近風聞有臣寮建議。欲尊濮王以殊號者。朝論相傳。未知實有。臣夙夕思念。萬一有執政大臣造作此議。致陛下聖意難於可否。故臣不避再三之黷。須至奏陳。惟望陛下留神聽納。則天下幸甚。伏乞

以仁宗皇帝當康盛之年。立陛下為子。皇太后不避六宮之怨。力贊先帝保育陛下者。是皆欲陛下繼體承祀。一意大統。報德述事。傳於無窮。陛下自為皇子。則問安侍膳。純孝已彰。即位以來。恭絜不怠。謹歌欣戴。夷夏帖然。但臣下不明陛下之心。故率然建為此議。殊不思若加濮王以殊號。則致天下疑陛下以懷報私親為重。以傳授大統為輕。事不兩善。理之然矣。上則違先帝之意。中則傷皇太后之心。下則失天下之望。當聖政惟新之際。豈宜失天下之心。如此。况今二三宰執。皆是先帝舊臣。計其贊先帝立陛下之時。必不肯為今日之議。但以有保身之計。故不暇深慮事機。阿旨遂非。一至于此。豈願事行之後。虧損聖猷。貶譏今古。雖悔何逮。臣竊見魏明帝太和三年詔書。其事甚明。陛下神聖博學。必亦覽之詳矣。是以度先帝皇太后期望陛下之心。雖先帝聖德廣大。非魏主之可同。在其愛子之心。必不相



遠如陛下以宗廟重事議論未同。聖衷難於獨斷。則臣降臣此奏付中書門下。令兩府大臣及未曾預議兩制臣寮同定。則奏如此。則自然公理可見。是非可決。使天下知陛下以至公大議。而示令古。不以邪說說論。侵紊典禮。

純仁又上狀曰。臣近曾累上封章。乞早依兩制所議。加濮王封爵典禮。以安中外之心。未蒙聖慈。開允。蓋以臣愚見。兩制所議。已合至公。今若尚更遲留。不惟濮王追崇之典有關。亦恐增長。臣視望希全之意。導惑聖聽。虧損大猷。臣不敢遠引古義。止以漢事言之。如宣帝因霍氏所立。又是昭帝旁孫。昭穆之間。自當有考。尚以其有為人後之議。終為魏詔所非。况陛下親為仁宗之子。事體與宣帝全然不同。難取而行。理亦明矣。一近臣各有董宏不正之言。將致聖明之朝。亦有哀帝之失。故臣雖以微賤。寧不為陛下惜之。陛下若以臣言為可采。即聖

更令兩府大臣及未曾預議兩制臣僚同定。奏關施行。若以臣言為妄。謬不足取。聽則乞下臣前奏。付有司議罪。重行貶責。亦使臣引罪知非。雖死無恨。正無任愛君激切之至。

神宗熙寧二年。知制誥楊繪上奏曰。臣竊以帝之盛者。宜莫如堯。今考諸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夫九族之外。同姓之親。不為少矣。而堯所親睦。止於九族云者。以服紀之異也。服紀者。其禮之用。五也。恩生於情者也。恩之以無窮之情。節之以有限之禮。蓋明乎親之不可以無盡也。族盡於九。法陽之極繁也。服盡於五。法五行之成數也。然則服之紀。雖盡則同。其所自出者。恩情於人乎。如是復為大宗小宗之法。以維之。為大宗者。百世不遷也。為小宗者。五世則遷也。禮雅云。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是由帝考以奉範于萬親睦九族之制。而殫此矣。有天下者。曷不欲遠尊其祖。然而統之以



太祖之廟而不。外至於六世之上。則去廟而為祧。祧而為壇。去壇而為墀。去墀而為鬼。蓋亦明乎親之不可以為無盡也。臣謹案春秋魯成僖宮災。孔子在陳聞之曰。其成僖乎。蓋以成僖之廟且毀而不毀。故天以火災戒之也。伏觀睦親宅被火災者。二。其親宅被火災者亦二。旬月之中。如此之僥。豈適丁其時乎。臣竊以春秋之義。推之蓋二宅之中。有親已。奉服紀無者。而未經裁節於有限之禮。故天以大災戒之乎。歷古而上。世尊族。或封以旣國。或官而任外。而自唐明皇而後。世崇於官宅而不任以政。故本朝依其制也。蓋國初之制。凡以蔭授官。率皆以其父祖合任之數授之。今則長男生踰年而受官。其下之男皆生五年而受官矣。舊制止授班行。今則皆授南班官矣。十年前止滿數百。今則踰千人矣。又其間子孫衆多者。數房而共一室者矣。安可不更張其事哉。欲乞陛下酌古今之厚限。限之禮。廣采

衆議。裁其蔭子之數。立其出官之制。設大宗小宗之法。以正其統。其餘支庶之服紀盡者。並許出居於外。以合於帝堯親睦九族之道。六年。知太常禮院黃履乞特燕宗室。以齒奏議曰。臣聞常之詩曰。儻爾暹豆。飲酒之飲。兄弟既具。和樂且孺。蓋言安寧之時。有禮有儀。然後能不失親族之心也。伐木之詩曰。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又曰。遵豆有饔。兄弟無遠。蓋言以禮者。誠每有隆而無殺也。司儀曰。王燕則諸侯毛。中庸曰。燕毛。所以序齒。蓋言燕之以齒而孝悌之道達矣。臣伏觀陛下之於宗室。以爵貴之。以祿富之。以詩書禮樂教之。以忠孝仁義成之。可謂得親叙之道矣。至於與群臣同戚休而有暇乎。飲食燕樂。則亦未嘗不使之與也。然而特燕以齒。猶未之講。恭惟萬機之暇。誠一行之以為太平盛事。蓋亦美矣。

元豐元年。知宗正丞趙彥若上表曰。臣伏見本朝宗室。舊有召試出



身之令。及熙寧初。始命宗子出補外官。分事任列於有職之臣。此誠天下至公盛德之事。祖宗所未嘗有。至陛下已自得之。加以聖澤涵育。宗英衆多。當此之際。有司不能宣德明恩。建白所職。請廣選舉。以協隨時之義。少佐當守勤求之意。而牽常抱俗。取過目前。則素養竊位。於何塞責。昔漢之取人。不限。跡近。而宗正有郡國歲計上籍之文。劉向以宗室高才。進對待詔。唐宗正寺歲送進士二十人。與國子監京兆府相比。李程李肱皆為舉首。雖復繼周而下。去古已久。未可以論當世。然取其稍近。古今者。或可施行。今宗正寺侍祠之外。專掌玉牒。屬籍而不豫薦士。在於聖時。竊恐臣之本職。有所未稱。謂宜具為條統。俾諸教官。依國子監外官學例。為課試法。每遇秋賦。許就宗正寺投狀。鎖試。別立人數。頗示優異。著為格令。俾其競勸。實感並用。紀綱。四友。何獨橫橫之雅乎。凡天下事。皆如權衡。重於此。則輕於彼。之

宗室之間。自有考校賢者。獲升。不肖者退抑。分當裁損。必無缺望。夫親賢無進。布列中外。以鎮安四海。為磐石之固。與愚智混。滂聚於一處。徒殫祿廩。而無所事者。不可同日語也。

哲宗元祐元年。左司諫王巖叟上奏曰。臣竊聞日近宗室火災熾大。延及至廣。顛沛倉皇。不知所命。寓於佛寺。暴露庭廡。一無壅蔽。都人觀望。驚損事體。極不為便。料聖恩已加存撫。不待臣言。然臣聞聽所得。思慮所及。不敢遂默。此誠陛下所當留意。伏望睿慈。嚴勅有司。速尋可居之地。早令安處。以昭陛下救災恤難。篤於宗族之仁心。以示陛下禁非防邪。護惜國家之大體。

巖叟又奏曰。臣前日伏聽德音。以旱暵為災。憂勞惻怛。發於至誠。引咎自責。惟恐有所不及。今臣等講求闕失。以應天變。臣敢不極盡思慮。冀補萬分。惟陛下察其愚而憐其志。幸甚。



古王者之道以篤親親隆仁愛為先也。臣聞宗室不係賜名授官孤遺之家二十餘位六十餘人全無祿食朝夕不能自存將有流落之憂京師士民無不傷之皆言雖為疎遠終是祖宗苗裔國家於事體各有處置不當便若路人視而不恤聞昨因人言已送禮部立法今將半年不見了當惇獨困窮勢何可待臣謂此事若執政大臣留意頃臾之間可以裁定伏望陛下批降指揮更不下禮部只令執政速議可行之法早使宗支需被聖澤以成王室之美

昔者世居不道自取誅絕固無足哀然世之仁人君子亦欲陛下有以施厚恩宗盛德臣不忍不言按漢景帝二年吳楚七國宗室遂除其籍至武帝元封二年復七國宗室絕屬者歷代以為漢武之美今天下皆曰世居之惡非若七國武帝之仁非及

陛下猶能復七國之籍使上屬於宗室臣以謂緣世居絕屬者願陛下亦許復之庶幾一開幽鬱有感至和臣不勝愚忠

三年起居舍人彭汝礪奏曰臣十二月論石有隣與宗室議婚事後所聞益衆乃知上下安於此久矣而臣亦惑之不敢復致論體問宗正司條制雖言袒免親不得與非士族之家為婚然不知如何遂為士族又不得與諸司出職工商雜類進納惡逆為婚之文止絕於總麻親以上則皆容袒免親與工商進納雜類為婚矣以進納者為惡礙則雖惡逆者亦可也臣伏思積厚者流長源遠者澤厚蓋以其有所自也天子之所親推而上之至於七世而不忘則推而下至於可遠亦不可以不稱也今宗室雖係袒免然皆出祖宗而同繫於國置而使污穢荒遠皆得以貨取似非所以為祖宗光榮也今士大夫之族議親非以德望則猶以門閥或匪其耦則一族以為羞焉况在人



君哉。夫豪商大賈以財雄於鄉。今輸金至三千及五千緡。入為助。收監簿。而竊士族之名。又捐數千緡。求為官親。而遂得列於官。竊寵蠹國。依威陵弱。豈止為國辱哉。臣今欲乞詳定袒兒婚姻條。實惟陛下念之。

七年。龍圖閣學士知穎州蘇軾上奏曰。臣聞之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宗室之有人。邦家之光。社稷之衛也。周之盛時。其卿士皆周召毛原。非王之伯。封父。則其子弟也。遠至兩漢。河間東平之德。歆向之文。天下以為口實。而唐之宗室。武畧如暹宗。孝恭。文章如白與賀者。不可以一二數。而以功名至宰相者。有九人焉。自建隆以來。累聖執謙。不私其親。幹國治民。不及宗子。雖有文武異才。終身不試。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髦。與天下共之。故增立教養選舉之法。行之二十年。出入中外。漸就器使。未見有卓犖。闕無見帝意者。夫豈無

人。蓋朝廷未有以大算動之耳。臣伏見左承議郎。今時事親篤孝。內行純備。博學經史。手不釋卷。更事通敏。文采俊麗。志節端亮。議論英發。體兼眾器。無適不宜。臣嘗見其所著述。筆力雅健。博貫子史。蓋清廟之瑚璉。明堂之杞梓也。使其生於幽遠。猶當擢用。而况近託肺腑。已蒙試用者乎。伏望聖慈。特賜考察。召致館閣。養其高才。而遂以賢業。以風動宗室。觀示海內。成先帝之意。不以臣人微言。輕而廢其請也。哲宗時。同知太常禮院劉放奏曰。臣伏見手詔推求太祖皇帝諸孫。屬近行尊者。立以為王。以光大成。功偉業。此誠陛下追孝祖廟。聖恩無已。舉百王之所未。官用而行之。則傳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然竊觀詔旨。所屬猶有未諭。恭以太祖皇帝傳國太宗。雖為兄弟。用後。譬猶商及王。大統所在。繼體之君。皆太祖子孫也。盛德之祀。澤厚流光。舉在是矣。何待復求諸孫而王之。如是。則祖廟有功不



數之稱列聖繼統不承之美。反不及置一國乎。古者惟列國之君。亦  
嗣則有求其子孫而紹封之者。祖宗之重。不可與比同議。又諸侯不  
得祖天子。今封王當自為其國之祖。終不敢上承太祖明矣。臣以謂  
陛下欲褒揚藝祖。豈無其說。按春秋傳曰。管蔡邠霍魯衛毛。豈不  
曹滕畢原。鄭郟文之昭也。文王造周為太祖。子孫封國最多。後世不  
敢與並。漢明帝亦曰。我子豈可與先帝子等。故世祖諸子皆封大國  
而明帝子才半之也。然則帝者世也。崇厚始祖之子。常必異於繼體  
矣。太祖皇帝之子。惟德昭德芳二人。陛下何不崇此二國之後。世世  
不降其爵。與周漢等盛。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藝祖巍巍之慶。陛下  
烝烝之孝。無不休顯者。明矣。臣以愚戇待罪禮官。知陛下推崇藝祖。  
願聖慮超越非群臣所及。猶願考合典禮。使其大義可以講說。為萬  
世法。故敢冒進替言。伏望少加采擇。臣無任戰栗之至。

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論宗景以妻為妻上奏曰。臣風聞有旨判宗司  
濟陽郡王宗景妻亡。立侍姬楊氏為正室者。竊以宗景身居尊屬。職  
在判宗。一有動作。皇族取則。今若以楊氏為妻。在卑者必以為尊。在  
幼者必以為長。豈惟名分紊亂。不足以表儀宗室。其存人情。亦有未  
安。無宗室嫁娶。於條必須一代有官。其進納伎術工商雜類之家。皆  
不許為親。楊氏起於卑微。若為正室。未審果不於於上條乎。求之禮  
經考之條法。皆未為允。昔齊桓公霸者耳。葵丘之會。盟誓之戒。猶曰。  
母以妻為妻。况明天子在上。禮義法度之所自出。而宗藩大臣。過爾  
薄。天下書之典策。其於聖朝。寧不為累。伏望由旨降赴有司。考求  
禮法。如有違戾。即乞改正施行。不勝幸甚。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左司諫江公望上言曰。臣聞天下之理。有隙則  
物皆可入。故聖人塗隙於未開之前。有眚則瑕皆可指。故聖人泯跡



於未形之際。物皆可入。則親者離矣。瑕皆可指。則疑者實矣。在物之  
理。雖甚疎遠者。尚且如此。矧閨門之內。骨肉之間。其可不察耶。臣訪  
聞蔡王指使列况告鄧鐸者。有不順之語。浸淫忍行。及蔡王矣。開封  
府已行根治。臣聞之。駭汗流浹。驚悸不自持。豈有孝治之世。太平之  
時。迺容小人啗私怨。逞不軌。謀離間陛下骨肉之親者乎。象之於舜。  
焚廩浚耆。其逆心已明矣。擁二女坐床。鼓琴其逆謀已成矣。舜未嘗  
戾怒宿怨。卒封之有庠。而富貴之。唯恐不得身之心也。至魏文帝。編  
忿疑忌。陳思王且不能容。故有煮豆燃萁。煎何太急之語。為天  
下後世笑。豈不思兄弟天之大倫也。有手足相捍之親。有首尾相應  
之義。有墳窟之私。有友于之樂。故孔子有以不問父母昆弟之言為  
孝。蓋親隙不可開。隙開則言可離。貳疑迹不可顯。迹顯則事難磨滅。  
陛下得天下。天人之歸也。章惇嘗簾前持異議。已有隙迹矣。蔡王出於

無心。年尚少。未達禍亂之萌。故恬不為恤。陛下一切包容。已開之隙。  
復塗矣。已顯之迹。復泯矣。思意渥縹。觀陛下之情。已不失兄弟之歡  
矣。與夫區區未能忘天下操。以自狹者。不啻相十百矣。伏望陛下勿  
以曖昧無根之言。加諸至親骨肉之間。俾陛下有魏文相煎太急之  
隙。而忘太帝親愛之道。豈治世之美事也。伏望陛下審詔所司。凡無  
根之言。勿形案牘。蕪楚之下。何求弗得。一有浸淫旁及蔡王之語。不  
識陛下將如何處之。莫若畧治所告之人。粗見嫌怨情狀。並流之嶺。  
表以示天下。神器非人心。天命弗得。非口舌強力可爭也。以示天倫  
之愛。雖天下莫之奪也。雖善為間言。莫之離也。借無形案牘。有瑕可指。  
一入胷吻。終身不忘。雖父子之間。尚未能磨滅。況兄弟乎。迹不可泯。  
隙不可塗。則骨肉離矣。陛下將何道以治天下也。蔡王萬一蒙犯霧  
露之毒。神考在天之靈。豈不知之。陛下將何面目見神考於太廟乎。



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此謂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故至德要道足以風動天下上不自親始者也伏望陛下敦而勉之

宣和二年知太宗正寺丞仲渙上奏曰臣伏觀方今宗室蕃衍陛下親叙族屬教養作成于茲有年才能並出咸拭目以幸千歲之遇然混於常例格於銓選有志於事業者不為不多若不特加旌別無以昭示激勸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應宗子有文行才術名實顯著者許本司具以名聞請自湖廣不次陞擢庶使人人奮勵以副陛下樂育之意

高宗時右正言陳淵論用宗子奏曰匹夫角力壯羸不等則壯者必勝使二羸而當一壯則勝負未可知也又况於羸者之多乎故閭閻細民以父子昆弟之多寡為強弱急難之際豈無他人不若親戚為

可恃也豈獨閭閻之民為然雖大而天下亦莫不然武王克商尚時而封者五十人而異姓不在是焉當時不以為然後世不以為過豈其才智皆足以過人而德業皆可以服天下乎所以布枝葉而茂本根強手足而衛頭目不得不然也周之所以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者其以此耳今夷狄之強既與吾為敵國而吾之親族衰替未有甚於此時不圖所以糾集而簡拔之使居腹心之地以為吾援壯羸異勢其何以濟此夷狄所以輕視中國易發而難制也頃者虜騎憑陵二帝北狩威屬之在東都者席卷而從之獨陛下一人適居於外天實留之以興我宋其餘宗室散處遐方下國又皆疎屬卑弱不近畿甸幸而獲免亦已寡矣謂宜旁搜遠訪使各陳族系圖而上之引選近地親加試擇焉其有屬尊而官高聞望素著者俾領方面或處監郡之任其次委以州縣掌兵之職若已嘗出仕而貪墨殘忍不才無



能者姑仍其舊。後生可教者教之。俟其成就。然後用焉。如此則數年之後。聲績傳播。將有如漢之河間東平者出。夷狄聞之。必謂中國親族多賢。足以自輔。自然畏威而不敢肆矣。昔仁祖朝。富弼在樞府。仁祖詔弼專管北事。弼因上安邊十三策。其一則論宗室當教而用之。所以強本支而服四夷者。以謂虜人貴親。多以近親為名王將相。以治國事。以掌兵柄。所以自強。而中國未聞有皇親可以為朝廷屏翰者。虜必謂王室孤危。無所扶助。本根不固。易以搖動。此誠宜為夷狄之所窺測也。此言仁祖時也。其後熙寧元豐間。始行教養考試之法。英才輩出。雖未嘗大用。無赫赫功名震耀海內。而亦不得為無人矣。不幸遭值寇攘。往往罹害。流離殊邦。凋喪殆盡。今又有甚於仁祖以前矣。然弼言於仁祖時。是時海內久安。兵革不用。而又契丹講和之後。而其反復切至如此。使當今日。其所獻計。又宜如何也。區區管見。惟陛下深念之。

章誼上奏曰。臣竊謂宗室子弟。方此艱難之時。其恤之不可以不厚。然率之亦不可以無法。今宗室有官無官之家。自渡江以來。散處州郡。其寓居越州者為尤多。目今已及一千二百餘人。而來者猶未已也。頗聞所隸無宗屬。而仰給於州縣。所居無室廬。且雜處於民伍。其放縱不自愛者。往往兼容庶姓。而冒一特之餼廩。疎戚不相知。官府不敢詰。殆非陛下惇叙之意也。今朝廷宗正職事。見領於太常寺。若置一丞。以領宗司之事。擇一官府寺觀。以為宗子居止之地。於宗子之間。推一嚴能脩潔之士。以糾正偽冒之弊。然後時其請給。使無流落之歎。籍其長幼。使有本支之辨。事從簡易。無大費耗。况南外西外兩處宗司。皆以不廢。獨此輦轂之下。又安可無總率之人哉。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措置施行。



知紹興府張守乞安養宗室奏曰。臣伏見自陛下巡幸東南。內外宗室流落州縣。雖有存恤指揮。所得請給。或有或無。頗多失所。以至或寓旅邸。或在市廛。與民庶雜居。飲博鬪訟。不能自愛。誠可嗟憫。蓋緣待之未盡善也。契勘兩京舊有敦宗院。有屋宇以居。止有錢糧以贍。養有官吏以檢察。宗子各有統屬。稍獲安處。今來車駕駐蹕臨安。臣愚欲乞做兩京舊制。於兩浙東西路各權置敦宗院。各就大郡踏逐寺院或官舍擬截以充。每院差近上有年德宗室一員。知宗正司置主管財用一員。兼知宗正丞。監門官兩員。取會諸州以見。今贍養宗子錢米。盡數發赴財用所。按月支給。如不願入院。或往別州居住者。並罷支錢米等。如合聖意。即乞下有司討論條制。詳為施行。不惟使天支不至失所。亦漸就檢束。不至為非。仰稱陛下敦養之意。臣奉侍帷幄。假守近藩。目觀利害。不敢緘默。惟陛下裁擇。

孝宗淳熙七年。禮部尚書周必大上奏曰。臣竊謂事有所該者廣。而涉於簿書期會。則雖良法美意。未免以吏姦而生弊。如措置宗室同名是也。蓋吏志於利而已。乘文書浩繁。取會不一。必為害於其間。以去歲正月臺勅。大宗正司人吏劉景及進奏官高忠信乞覓善潛錢物觀之。槩可見矣。大抵祖宗時。宗室既少。又皆聚居宮院。自然立名各殊。神宗熙寧以來。日益蕃衍。於是稍許其補外。至哲宗始因宗正寺丞宋景年之請。凡別祖無服親。若非連名。許用本字。勢使之然。非固略也。至于今。又八十餘年矣。宗室愈盛。往往散居四方。必欲驟改。宜憂憂乎其難也。故淳熙元年。初令川廣限一年。餘路半之。限滿無立名公據。有官人不許參選。無官人住支請給。至二年八月。則展一年矣。三年六月。又展半年矣。四年四月。又展半年。且有更不再展之文矣。其勢終不能行。五年正月。遂降更不立限指揮。而所謂不許參選者。轉而為先次參選。不許赴任者。轉而為未放請給。今又歲



餘遷延如故。祇如臨安。近在輦轂。為通判者善仁也。為轉運司幹官者亦善仁也。而未嘗改焉。况遠外者乎。臣謂宗室之有官者。皆勅印紙。一一可驗。名雖偶同。三代未嘗同也。今捨其平生付身。而憑宗正吏一紙之公據。輕重蓋相遠矣。臣又見外路保明乞改名之人。例具三二十字。大宗正司或以為可用。而宗正寺則以為不可。其說但云依舊重疊。而不肯明言與某王宮何人位何人同名。然則雖不重疊。而謂之重疊。豈易察耶。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應宗室參部及赴任之人。不候立名公據。且依舊法。却一面行移取會其諸路定到所改未當之字。須存大宗正司宗正寺分明檢照聲說。與三祖下某王宮某人位某人同名。即不得泛言重疊。庶幾稍扼吏姦。仰副陛下睦族之本意。

光宗時。蔡戡上奏曰。臣聞周有天下。封國七十。而同姓之國五十。有三。文昭武穆。皆為顯諸侯。周召毛原。皆為名卿才大夫。天者制禮作

樂。濟時太平。小者勳在王室。歲之盟府。周之下年八百。下世三十。良有以也。在漢則有朱虛之忠。河間之賢。沛獻之謹。東平之好善。在唐則有孝恭却敵之功。道宗方面之畧。勉石之事業。白賀之文章。顯顯為世豪英者。未可悉數。由周以來。漢唐最為長久。豈非得周家強本支之道。而然歟。暨我國家。源深流長。子孫蕃衍。盛大乃建睦親。廣親二宅。聚之京師。其博叙之道。教育之法。莫不備至。然而不過高爵重祿。以養其身而已。雖有懷才抱藝。卓爾不群者。不得施用。終亦汨沒而無聞。熙寧二年。始詔易以外官。許之應舉。故人人自奮爭效。所長百年之間。外而為監司守臣。內而為侍從卿監。蓋不乏人。然亦未聞傑然立事。建功垂於不朽。追配古人者。其故何也。夫宗室之進身有三。曰進士。曰任子。曰特恩。特恩補官。授以右選之職。處以負外之任。故已置之不用之域矣。任子之法。既與庶姓同。進士之科。特與庶



姓異。蓋繇進士而進者。取之太優。用之有限。故也。取之太優。則無能者。或濫進。用之有限。則有才者。或見遺。雖朝廷所以優異宗室。亦所當然。而於搜羅人才。有所未盡也。今之宗室。與祖宗之時異。當熙寧法行之初。宗室子弟。去官掖而親州縣之勞。捨膏粱而為文墨之習。蓋有非所願者。欲誘而進之。則取之不得。不優。取之既優。則用之不得。不限其所到之地。亦其宜也。自衣冠南渡以來。流落異方。攻苦食淡。與寒士角。其間種學績文。砥節礪行者。不為無人。然而人情易怠。曰如是而可以應舉得官。蓋亦足矣。故所學者。不過如是。雖有文章。足以代王言。終不得一登詞掖。雖有才學。足以斷國論。終不能一履政塗。唯人懷自棄之心。蓋有必棄之理存焉。臣竊謂祖宗之成法。宗室之異恩。固不可革。不若設為兩科。而並行之。願與庶姓混考者。許其自陳。試與於漕司。則遵任子之例。春試禮闈。則用庶姓之法。在選中者。以所

儒之職優之。取之既與庶姓同。用之不可與進士異。古者華國之文。則使居臺閣之職。有經世之才。則使膺廟堂之選。不必以其所到之地。庶幾真賢實能。不致棄遺。中人常材。不失仕進。豈特親親用賢之道。一舉而兩得。抑亦成周強本支崇彝翰之意也。

理宗時。兵部侍郎曹孝約上封事曰。陛下謹定省。以重丁長樂。開王社。以篤天倫。孝友之行。宜足以取信於天下。然兄弟至親。猶誤於狂妄。小人之手。道路異說。猶襲於尺布不縫之謠。臣以為守法者。人臣之職也。施恩者。人主之柄也。漢淮南王欲危社稷。張蒼等請論如法。文帝既赦其罪。廢徙王。不幸而死。封其二子於故地。此往事之明驗。本朝太宗皇帝之所已行也。今若徇文帝緣情之善。法太宗繼絕之意。明示好惡。無隙可指。雖不止謗。而謗息矣。

殿中侍御史呂陶上奏曰。臣訪聞宗室所生之母。於禮法不得稱葬。



凡有亡沒。權殯僧舍。遠或十餘載。近亦五七年。其子雖享高位重祿。止為無歸柩之法。往往遂忘其親。不舉以葬。於母子之恩。義則衰薄。在朝廷之風化。則虧損。夫禮緣情而制。法因禮而成。若首勸勞。理當報德。尊卑輕重。事亦從宜。伏望聖慈。特詔有司。詳議。以令附葬。其制度務從降殺。以辨嫡庶之分。如此。則幽明之際。皆得甘。不失孝治之風。所勸尤廣。

元太宗將即位。宗親咸會議。猶未決。時睿宗為太宗。以弟。故左右司員外郎耶律楚材言於睿宗曰。此宗社大計。宜早定。睿宗曰。事猶未集。別擇日可乎。楚材曰。過是無吉日矣。遂定策立儀制。乃告親王察合台曰。王雖兄位。則臣也。禮當拜。王拜。則莫敢不拜。王深然之。及即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帳下。既退。王撫楚材曰。真社稷之臣也。國朝尊屬有拜禮。自此始。

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臣聞自非上聖。須待學而知之。已居至貴。猶以名而美之。夫學者。規矩之至也。猶卜居於莊嶽之間。易效於齊高。猶招臂於丘陵之上。疑眸而遠見。故堯公之始於庶幾。由語之而不情。秦伯之遠其良士。徒後悔而噬臍也。夫名者。榮身之極也。雖齊紈蜀錦。未足以尚其麗。雖芝蘭玉樹。不足以齊其香。故許者。箕頡之賤夫。揭六合而播譽。操懿者。漢魏之宰相。縱小人而亦憎也。是知源波不息。可致於大洋之中。積善素多。夫勝於尊榮之職。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此之謂也。方今宗室貴人。幸生聖世。有好學而不厭者。亦有輕學而弗嗜者。臣固知堯舜率天下以仁。而遐陬尚且從之。况於金枝玉葉。親聆聲教之音。鳳閣龍樓。密邇雍熙之化。嚮風從教。如瓊瓊瑤。但以宗族止貴於崇親。非若師友輔成乎德業也。今國家既立宗正府。又立國子學。蓋欲申



邦憲以公滅私。崇德化以文飾質。然其宗室罕薦於學。或月誦而年  
闕。或春集而秋散。以馳馬試劍為至樂。以援弓射鴻為常事。一日暴  
之。十日寒之。未能有生者矣。雨露息之。斧斤伐之。未有能萌者矣。臣  
但惜其已貴而不慕榮名。則惑之甚焉。且宗室之右族。非寒門之同  
例。欲希賢聖。有易有難。就居移氣。養移體。而論之。似亦或難。就貧無  
怨。富無驕。而論之。富者寔易。所以易者。專於道義。而無飢寒之憂。行  
未半於寒士。而獲無窮之譽。故也。古人有言曰。千里之步。始於足下。  
九仞之山。起於一簣。言在乎為之熟之而已矣。迹其生於深宮之中。  
長於婦人之手。太倉精粒為之食。御局綾錦為之衣。左庫之錢供其  
費用。下民之力給其役使。夏不知暑。冬不知寒。不知稼穡之艱難。不  
聞小人之勞苦。頤指氣使。而左右趨風。叱咤搗訶。而鬼神驚懼。視公  
侯之尊。軒若織塵。俯望重之賢。皆出已下。有酒如澠。有肉如陵。目辱

於姬姜之艷。耳喧於絲竹之聲。真兜率之天人。蓬萊之仙子。處貴而  
不自知其貴。宣驕而不自覺其驕。自中人以下。鮮有弗移其性者也。  
若以河潤九里。澤及三族。聖躬居萬乘之尊。宗戚備極榮之位。俾居  
藩鎮。俾守邊疆。設有微愆。或干國典。陛下將如之何哉。實于法則傷  
恩。原其罪則廢法。故不如自其年之幼也。嚴師以訓之。及其過之未  
也。屈情而學之。乃可復本來之性。天垂榮名於後世矣。不求名而名  
自隨之者。上也。知名之義而學以求之者。次也。勸之以次而達之於  
上者。古今之通理也。伏望陛下導宗室以學問。激宗室以榮名。嚴宗  
室之師。重宗室之友。庶使貴人之志。各懷帝聖之明心。無令博士之  
流。謾作在公之虛號。若然。則東平最樂。克廣于今。河間道術。不能專  
羨矣。

天麟又上策曰。臣聞聖神垂籙。公天下以為心。宗室乘時畏異章而



守正。大安小帖。通順遐歸。非唯欲下之誠服。蓋亦守邦之常理。故爵祿之設。所以加於賢能。非但用及於其親。以榮之也。刑罰之立。所以施於有罪。非可或私於其親。以釋之也。昔舜誅四凶。而封象於有庠之國。天下不以為偏黨者。蓋四凶之害已及於天下。而象未嘗害天下。故惡惡之心。愛弟之道。兩盡而無失也。周公誅管蔡。而歌常於兄弟之宴。天下不以為損德者。蓋管蔡雖親。圖危於社稷。而於族莫不蹈道。故憂公之理。樂私之情。並行而不悖也。是以賞罰明而令行。令行而事理。事理而民安。民安而國安。國安而宗室亦獲安矣。今國家內族星布。外戚雲分。皆獲食邑。而不預大權。皆仰皇猷。而各安常分。漢唐以來。未有之也。猶關防之道焉。宗正府中。已備其員之尊卑。未申庶憲之輕重。欲從輕議。則似虧大正之猷。亦從常倫。則又失議親之道。向不為之立法。其何以行之哉。夫人之生也。戴天履地。呼

陰呼陽。自非智愚之不移。中人之上下。大抵相似。處富貴之盛者。即有昂昂之風。在貧賤之困者。咸秉謙謙之志。果其性有異乎。非也。其居使之然也。况乎以天潢之派。扶象闕之尊。接步武於烟霄。聯芳馨於桂籍者哉。其或卑職下方之士。窮閭阨巷之人。雖此之間。承接之際。偶相干犯。難以為敵。有苦而已矣。有死而已矣。下民哀怨。上達乎天。寧可不懼之哉。此皆非國家之所恣。但宗室挾貴而然也。萬一天聽側聞。則將怒其干紀亂常。而加之以厚罰矣。或流於遠方。或貶於重役。能不失親親之恩哉。故與其有罪而加之刑。不若先禁之。之為愈也。與其厚罰以禁之。不若申明典憲。以絕其苟免之心。而令全德之為愈也。方今貴族。上畏天威。各循繩墨。無敢妄行。臣但恐儻蒙此事。有黷皇明。故云然也。漢世祖時。董宣為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乃主出行。以奴驂乘。宣叱奴下車。因格殺



之。主還宮。訴帝。帝賜宣錢三十萬。且光武寧不知主之貴而令之賤。我所以然者為天下計也。以望陛下大昭離日。不出綸言。凡宗室府內所設官員。選宗族之有德望者而為之。不得已則銓擇朝野之賢能以充之。不宜但拘宗族之內以備員也。凡貴戚之在京城者有罪則宗正府治之。自有常典。凡貴戚之在外方者有罪則郡縣達文于宗正府。宗正府差官治之。凡貴戚之罪據周禮八議。比庶人宜降幾等。立條例以明示天下。凡中貴戚之有罪者。不宜令卒徒屬役得以詈辱之。凡諸王公主投下人。凡皆庶人之類。自有常制。委所在臨民官治之可也。若又從臣先所。謂訓宗室之說。則教行而知禮。法明而畏罪。永永維清矣。

順帝時。既毀文宗廟主。削又宗后皇太后之號。長東安州。而皇弟燕帖古思。文宗子也。又放之。西嚴。監察御史崔敬上疏曰。文皇獲不軌

之愆。已徹廟祀。叔母有階袖之罪。亦削洪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太子年方在幼。惟此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明皇當上賓之日。太子在襁褓之間。尚未有知。義當矜憫。蓋武宗視明文二帝皆親子也。陛下與太子皆嫡孫也。以武皇之心為心。則皆子孫。固無親疎。以陛下之心為心。未免有彼此之論。臣請以世俗諭之。常人有一百金之產。尚置義田。宗族困阨者為之教養。不使失所。況皇上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子育黎元。當使一夫一婦無不得其所。今乃以同氣之人。置之度外。適足貽笑邊邦。取辱外國。况蠻夷之心。不可測度。倘生他變。關係非輕。興言至。良為寒心。臣願殺身以贖太子之罪。望陛下遣近臣迎歸太皇太子。以全母子之情。盡骨肉之義。天意回。人心悅。則宗社幸甚。



大正



程